

康南海文集彙編

八卷

線  
848.4  
8642-5  
6  
v.5





康南海文集彙編卷五目錄

◎政策

理財救國論

致北京電

覆段國務卿電

覆黎大總統電

覆黎大總統電

致岑都司令書

在浙之演說

杭垣演說紀

致北京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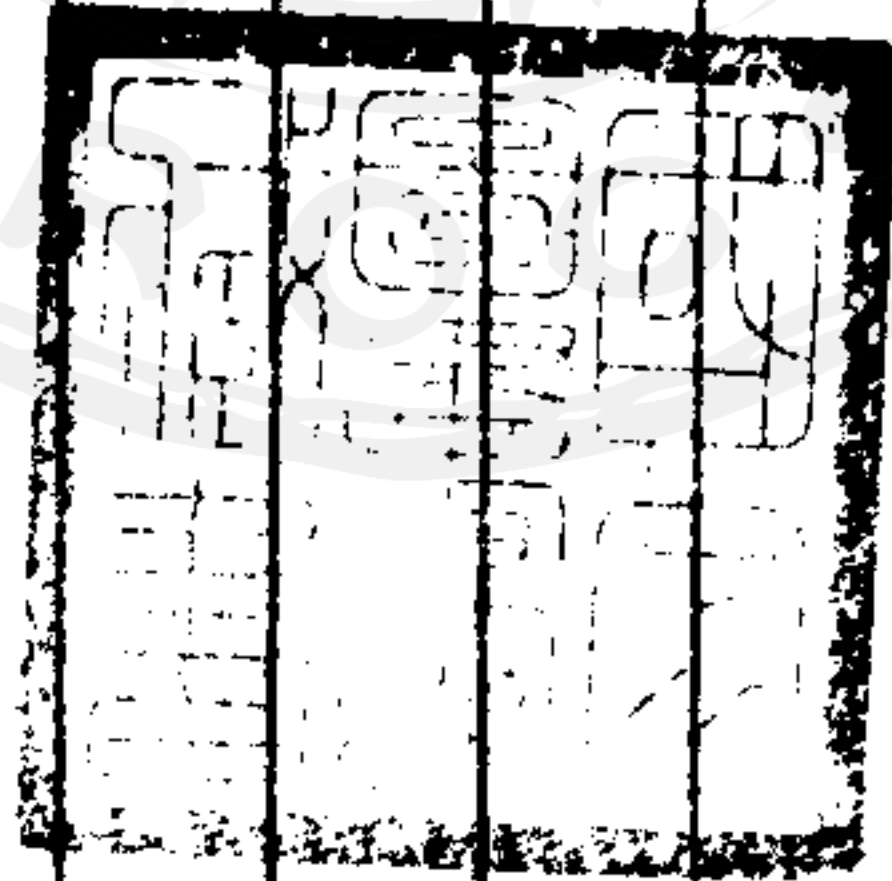
致內務部電

致國會議員書

致北京書

覆朱省長電

寧垣學界歡迎先生紀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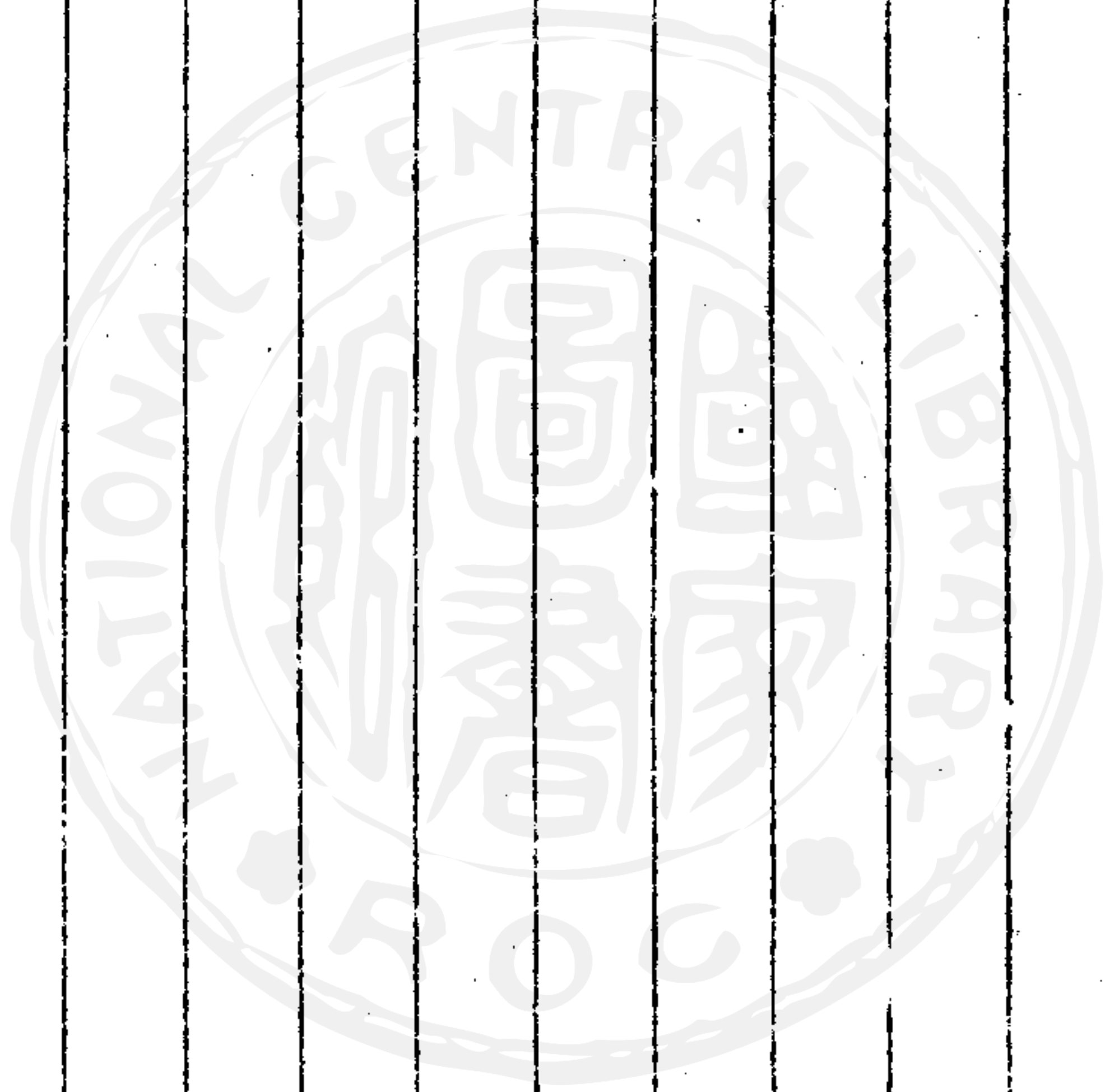


002551149

1011087098

致陸督軍電

致北京電





康南海文集彙編卷五

◎政策

理財救國論

共和以來四月矣。財政困絕。外人監理。舉國驚憂。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吾亦國民也。不復能愬然。數年前撰理財救國論。久未公布。今不能忍。擇切於今者。告於國人。以備採擇。其下篇論租稅者。續出焉。南海康有為記。

夫歐洲各小國。如荷蘭。比利時。僅當吾一二府地。人民四五百萬。國歲入逾二萬萬。小民生計攤勻。人四百磅餘。如丹墨那威。人口百餘萬耳。僅當吾一大縣。而亦財政雍容。歲入數千萬德之漢堡市。地二十九里。人口未百萬。而歲入幾二萬萬。是豈從天降地出者哉。蓋得理財之道耳。理財之道無他。善用銀行而已。

善用銀行者。無而能為有。虛而能為盈。約而能為泰。必有實金。而不以實金行。而善能以虛紙運。其行紙也。交互遞代。不以直而以曲。不以單而以複。夫紙者至賤而出之無窮。行之有道。則國以富強。民以饒足。嗟乎。使前清得而用之。國可不亡。至今共和國民困敝。而日仰借外債。以延性命。猶不知理財。乞得實金。仍如舊法。而直行用之。隨得立盡。又復乞借。夫以歲不足者。三萬萬軍債。及舊紙幣。約三萬萬。即不計紙票及銅元之凌亂。就借得六萬萬。又復立盡也。今所借者。合各省幾千萬萬矣。盡之久矣。或有知借債者。宜用於生利之業。則以為



鐵道實業宜若可矣。然而於經國育民之大計。尚無一文及之。是終無以為立國之本也。而負債之金。如其巨。民何能負擔之。假令今者。外人不索監理。而見借此六萬萬也。適促吾國之亡而已。今困索監理。得激國民之憤恥。而免茲重擔。俾緩危亡。或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事耶。雖然。有人有土。此有財。安有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而患貧。一至於此哉。無術甚矣。苟得理財之法。國計不患於困乏也。民生不憂其匱絕也。且以吾之廣土衆民。土產博而傭工薄。四者皆萬國無有。苟得其道而善用之。一年而規模立。三年而成效著。五年而國計民生裕。十年而富力無敵於天下矣。

夫所謂理財之道者。妙用銀行以為樞。通流至虛之紙幣。公債以為用。搜藏至實之金銀。以為備。鑄行劃一之金幣。以為符而已。

夫古者理財。僅用實金。則有限。今之理財者。善用虛金。則無窮。然而乃虛為虛。無所麗。則不能行。行必依於實。以實為實。無所拓。則不能滋。故必運於虛。故無實不立。無虛不行。實者陽也。一也。守藏其一。惟恐不實。虛者陰也。偶也。兩闔闢而相除。惟恐不虛。一者金質也。偶者其紙幣與公債乎。以一為體。以二為用。一則主守而不動。二則手足行持。互濟而無窮。一可生二。而由於一。合二為一。凡三而千萬生焉。故得一而存。得二而化。國為法人耶。託國庫於銀行。金銀塊其形。而紙幣為其影也。影可大於形。公債者。其拓影也。而銀行為之神。銀行以金為本。作其準備。而發紙幣焉。國家以公債票與之銀行。而銀行以紙幣與之國家。而買公債。



銀行得公債以作紙幣之保證準備可出紙而易實金焉。然而國家之國庫即在銀行則金塊在銀行支用紙幣亦在銀行故銀行之與國家是一是二。如身形神之異而不相離乃以運轉於無窮而大生廣生焉。

苟能善是以紙幣代金幣不憂其不行改金主幣以收銀幣不憂不能一視公債如貯金不憂其不能消。凡今昔病民之銅元軍債票不患其不能廓清也。苟能善是則術同點金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裕國富民文明安樂矣。

第一妙用銀行為樞也。入其國焉銀行得法盛大繁多其國之富實可知也。入其國焉銀行無法寡少枯槁其國之貧乏可知也。行於中國突厥之都鄙哀其貧弱則銀行無法而寡少枯槁乎。雖然銀行有違有專獨之國家銀行焉。有分立之國民銀行焉。歐洲各國皆以國家銀行為理財之母。紙幣聽其發行公債付其銷售以操全國金融之高下多寡而調劑之一切統焉。國家之國庫託焉。收支者付銀行其有不足亦惟銀行是資。昔法大敗於普償款十萬萬佛郎。三年而畢則國家銀行之力也。惟美則無國家銀行。先是有州立銀行聽自出紙幣故濫發有至九倍者。此如吾今之銀號錢庄矣。今墨西哥猶行州立銀行法限以出三倍紙幣及一八六三年美南北戰時軍餉缺乏乃發公債三萬萬元令全國民間銀行各以資本之一買公債票國家許其出紙幣至一八九〇年減為四之一。號為國立銀行。日本初未有國家銀行亦師美制明治五年發行國民銀行令民間銀行納資本銀十之八以買公



債票許其如數出紙幣。至明治十九年。開國家銀行。乃罷國民銀行焉。

夫以國家銀行。能操全國之金融。多寡高下而調和之。上之資國。下之濟民。中之對外。無一不宜。歐土各國土地。無兩日之程。呼吸靈便。故各國從之。學者莫不主其說。為理之極軌也。惟吾中國。固當立國家銀行。惟地大比全歐。而道路未開。交通阻滯。路隔數月。欲以一銀行調和。潤脈於一千五百縣之中。又有餘力及於蒙藏。必無能行者也。故專主歐制。但立一國家銀行者。中國未可也。然則如之何。

美之國民銀行。能令全國之民發育增長。各適其宜。施之中國。地大相若。最為合宜。且吾交通不便。遠過於美。故各省府縣市。自古以來。各有銀號錢莊。各自發達。各自出鈔。以應其地之所需。蓋已閤合美之國民銀行之制矣。但國無公債票。無期票。無股票。及公司股票。以為保證準備。以增長發育之。又政府純行放任。絕不檢制。不責準備。聽其濫出紙幣。致多倒懸。所以不如美也。惟美之為制。則財權散而不聚。金國金融之高下。多寡孰宜。莫能知。而操縱之。故對內外。皆不得宜。以致累銀行大倒閉之禍。亦其一因也。故專用美制。但行國民銀行者。亦於中國未可也。然則如之何。

今於是合鑄歐美之制。上有中央銀行。以總提其綱。下有國民銀行。以散布其力。則庶乎兩不失耶。雖然。吾國道路未開。交通阻塞。滇黔桂之通京師。動逾數月。已極險遠。何況新疆蒙藏乎。銀行之為用。以便民也。周轉貿易之需要。朝夕不同。豈能踰數月之久。以待國家銀行



之接濟於京師乎。必無濟也。然則但立國家銀行與國民銀行亦未見其可也。然則如之何。假令依美國州立銀行之制而設省立銀行。流弊固然也。然且吾國鐵道未通。每省邊縣道路相距自十餘日。以至彌月。貿易需要。朝夕不同。欲隔此彌月。或十餘日。待於省立銀行。亦無濟也。恐濟款到而物價已易。款已無用。及其須款時。又無從得之。故我國凡百之治。難以歐美例之。誠以國太大而道路不通之故。金融亦其一大事也。然則如之何。

且就以中央銀行言之。歐土各國皆因民之資本為之。亦有國與民並出資本者。惟俄與瑞典純為國有銀行。今為民國。無用國有銀行之理。然國有銀行。或專橫逞暴。或為國財牽動。信用憑虧。足以危國。不如因用民立。已為公理矣。前時大清銀行。辦理乖謬。既非國家銀行之體。股本又已大虧。今若專藉民間銀行。改為國家銀行。則資本皆小。無一足當之者。今即謂國與民並出資本以為銀行。而政府羅掘既窮。庫款不過數萬。何所得數千萬。而充國家銀行之資本乎。待之借外耶。則監理如此。是使吾國家銀行。日受外人之稽核。監理也。非徒受辱。更無此理矣。待之民間認充股份耶。則司農仰屋。日月待斃。所得借款捐款。立即支盡矣。四民失業。何時能得股份之充。並與國庫之撥來乎。然則中央之國家銀行也。今眾人漸知其要。從此辦理。或不如前。大清銀行之胡行妄走。然欲此國家銀行之立。現於前。不知至何歲何月。始能眼前突兀見此屋也。亦不過畫餅充飢而已。中國今日危困極矣。前朝因此亡矣。財源之本不早定。何能久延歲月於亂世乎。然則如之何。以吾竊計之。上用歐土中央



國家銀行之制以總紙幣之樞於內。副以比利時日本正金銀行之法。以平通匯兌借外債於外。下用美國國民銀行之制。以集資本而行公債。中用加拿大組合銀行之制。以通信用於國與民。用英蘇格蘭德聯邦臺灣朝鮮特權銀行之制。許發紙幣特權。以發邊遠之富源。行德法瑞典勸業興業銀行。許募公債以助人民之資本。用各國股票交易所之制。而增商運之流通。鎔歐美加日之法為一爐而冶之。以適於中國廣土之宜。以昇我國民富源之計。合全國而統籌。創特制而利用。周浹完備。其在斯乎。

何以先行國家銀行也。凡各國發行紙幣之權。皆由國家操之。其聽民間銀行發行者。必經財政部之許可。與通貨監督官之畫押。與銀行總理之簽名。然後能行。若我國之銀號錢庄。各自發行紙幣。任其自由。上無國家之監核。中無現金之準備。下無人名之畫押。一旦倒閉。無可追償。昔英倫蘇格蘭百年前。銀行破產亦由此。而後禁改今。吾近年銀號錢庄倒閉多。銀根緊。商務益凋。民不信用。於是殷富多放資於外國銀行。而全國空虛。軍興後人皆避地。託庇於外人。放資於外國銀行者。聞五六萬萬。尚不計也。夫金融者。國民之生命。國家萬不能不監核而操其大權。若放任自由。一難收拾。二難綜核。則國與民同血枯而倒斃矣。是謂有國民銀行。而無國家銀行。

國民銀行者。美創之。日人譯為國立銀行。美國當南北戰時。軍需每日百萬。餉源乏絕。乃令全國銀行。各出其資本三之一。買公債票。有公債票者。許發行紙幣。其為義也。如銀行倒閉。



者有國家貯公債款以相償也則民信昭而銀行固矣。一也。全國銀行之數與其資本紙幣藉以知悉。二也已領公債之銀行者。其有準備金及積金存款銀則期票為保證準備者許發二成至七成之紙幣。則銀行之通貨可增而民間之資本流通饒富矣。三也。若其國用乏絕得以濟急。四也。國與民交利。美名曰國立銀行。日本明治五年效美制其銀行條例出其資本十之八買公債。而許其發行紙幣公債。便有五釐息。故國人爭購之。日人名為國民銀行。

今吾國紙幣無從監核而多倒閉如此。國用乏絕其乞丐於外。受人監理如彼。公債可發然民久不信。而誰買之。中央銀行最要矣。關全國金融之命。得其宜則全國生。不得之則全國死。今欲招股將安從出。民久不信而誰入股。即激以大義勢同捐捨。又安得多數乎。若待之國民捐耶。勢太散漫。零星難集。而當大亂後。兵民困弊至極。絞其身家。刮其脂膏。減其俸餉。即果集得。尚慮竭澤而漁。大傷元氣。孰若求之銀行之為得耶。以較貧富。則合計國民莫富於銀行。舍富而求於貧者。法尤不善。即謂軍興後銀行減色。其財力究勝於四民。國家不藉銀行之力。而何藉耶。若謂強迫則美日行之既可如數。而出紙幣。又得公債之息。無絲毫之虧。而有溢息之利。銀行莫不樂行。然則今日救急之圖。莫如立行美日國民銀行之制矣。美日國民銀行。只限買公債。吾則兼進一義。令其充中央銀行股本焉。今請令全國銀行銀號錢庄。照其資本。納其四分之一之數。以買公債票。納其資本積金二十之一之數。以充中央



銀行股本。其不願充中央資本者。須買公債十之三。其有公債金則倍之。其當押金銀店。其資本四十之一。以充中央銀行股本。積金倍之同。

凡銀行領有公債者。許出紙幣。如其數。領有中央股本者。皆可為保證準備。可出紙幣。亦可轉售之。其有積立金銀則紙期票。俟組合銀行成後。皆可作為保證準備。出紙幣若干。成如美十之一。或百之二五。其有虧閉者。國家為填若干。成俾人信用。其不領公債票者。不得發行紙幣。倒債者。法官不受告。其舊私發紙幣。定期一律禁行。

吾國各地。皆有錢業公所。滙業公所。或銀行會館。否則當行會館。一電令其集議。繳款公債。則分三月買畢。中央股本。則以十日為上期。二十日為中期。一月為下期。繳定。蓋一月而數千萬之大款立集。中央銀行股本立興矣。其無公所之地。有司與局紳。分別告之。一月亦可繳定矣。各銀行分二十之一。以充中央銀行資本。中央銀行成立。即能出紙幣。而操全國金融高下之權。各銀行遠之。可分多數之溢利。近之。可得資本之流通。一也。其中央銀行資本之股票。與其公債。可為保證準備。而可出紙幣。可押可售。是有大利而無少損也。出資金買公債。即可自出紙幣。是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幾與未出一文同。而可坐得實股。尤為大利。三也。夫國家得公債款。即可用為中央銀行之資本。何必強各銀行出二十之一。以為本乎。此不獨非強迫而已。實欲使全國之銀行。與中央銀行呼吸靈通。關係深切。中央銀行溢利。即各銀行之溢利。則其助中央銀行者。倍切。情以深於愛國。利亦厚於為己。言私其發。獻肩。



於公公私兩利豈非法之最良乎。夫民國者。民之公國也。銀行資本家者。民之富民也。選才民以其治辦國會。合富民以其辦國家銀行。共負擔之。同其憂戚。豈非義之至耶。四也。且中央銀行有出紙幣之權。而苦於無準備之現金。不能昭中外之信用。故令中央銀行以搜蓄現金為第一要義。所以特令各銀行預中央銀行之股本二十之一者。欲其助中央銀行之搜現金也。雖今者國人現金放於外國銀行數萬萬。內地現金蓋極少矣。然惟其極少。則搜出愈難。惟銀行或略存焉。蓋近者銀行滙兌不通。反能稍保現銀也。次則當押金銀店略存焉。庶可以易搜現金。且二十取一。亦可以覘全國銀行之資本若干。又可考現金若干。以漸為搜藏之地。舍此無他術矣。所以並當押金銀店。而並令其預股也。故國民銀行之法。以救今日之困急。國與民交利。未有逾此。國家得公債款後之大用。別見他篇。

何以必立中央國家銀行也。國家銀行實為一切銀行之母。為銀行之銀行。操縱一國金融之權。而發行紙幣。託以國庫。國用不足。則助之。以吾國之廣土眾民。應定股本額為一萬萬兩。以大昭信用。其銀行部只與上中級之組合銀行。及銀行之大者交接。由各省大市組合銀行。公舉人為董事。就中舉通銀行學者為總理。副總理。國家但派監督為稽核指導而已。如此則合全國之銀行為一大銀行。聯其關係。合力既大。信用益昭。無所為而不可矣。查日本國家銀行初立時。資本不過一千萬。今亦不過三千萬。以吾全國資本積金二十之一。及當押金銀店資本四十之一。組合銀行。資本十分之二。或與舊大清銀行之資本併合通商。



交通銀行之資本計之必可得數千萬。不足則撥公債所入。國民捐所得。與武昌所借三千萬為之。又不足。則各省鹽茶。與各公司。皆宜令入股。四十之一。此皆富商。不為厲也。勝於國民捐遠矣。事實既立。再招散股數千萬。吾既有各省府縣鄉之組合銀行。陸續招足。則萬萬之大銀行。不難致也。以此招信於中外。則理財之大基本立矣。即一時不能速得萬萬。凡銀行定額多收半數。但得半數五千萬兩。倍於日本國家銀行。已為東亞第一大銀行矣。然無論如何。必以招足一萬萬兩為度。以比英倫銀行之資本一千四百萬磅。竭力保藏分毫不動。而後發行紙幣。則足以大信於天下。規模既定。然後金融高下之權。借債還債之事。乃可自操。而收挽利權焉。

查各國銀行在中國者。資本積金準備。亦非極大。但吾無國家大銀行。以收金融之權耳。今列如下。以資比較。

外國銀行資本金		公積金		準備金	
匯豐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金九百萬圓	二、八二五、七一	九
麥加利	八〇〇、〇〇〇	九七〇、〇〇〇	現銀	三三八、六三五	磅
華俄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八、二二四、八三八	地現金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正金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九、七二〇、〇〇〇			
德華	五、六二五、〇〇〇	一、二九四、八七四			
華比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九三、八五九			
				三、七五七、二七一	兩
				六七〇、〇〇〇	



匯	理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三	四、六七四、一三九
花	旗	六五〇、〇〇〇	七、八九四	七六七、六六九
有	利	五六二、五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一一、〇一三、二三三
荷	蘭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寶	信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	

國家大銀行既立，則有相須而成者四事，即當舉行不可遲，不可缺者也。

一曰稍借外債以資挹注。

二曰發行紙幣與公債，以廣流通而資保證。

三曰鑄行金主幣，收回舊銀幣紙幣銅元，以劃一幣紙。

四曰大搜購金銀以益厚現款準備。

何以仍借外債也？夫借外債而辦不生利之事，則一金亦不可也。即以辦交通生利之實業，猶不可也。以實業之盈虧難定也。若借外債以辦國家銀行，但保守之，以為準備，則愈多愈妙。雖十萬萬亦可也。吾國金融枯竭已極，國與民皆無母財，以為興百業之本，則一切不能舉行也。且外貨輸入，歲超出額七千萬，而賠款償息，歲五千餘萬，是一歲之漏卮，合共一萬二千餘萬。紙幣不能行於外，則國家銀行雖有一萬萬之準備金，亦一年而金盡耳。幸賴華僑之商於外者，歲滙歸數千萬，可少塞尾閭。又各省歲中紛紛借外，與外人之携本來經商者，得相彌補。然苟不借外，則尾閭立洩，而國家銀行之準備金即流出於外，豈不極危？故必



謂外債不可借者亦不然也。但方今中央大銀行未立，外人不信，致行監督則奇辱大險，不可借耳。若中央國家大銀行成立，有萬萬之資本，則外人漸信。於是照各國例，由銀行借債二萬萬，以一萬萬存外國銀行，以備滙兌不足之抵兌，不必國家代謀。若仍不足信用，而須擔保物，則不得已。國家出保物擔之，亦必無監理之辱矣。若六國銀行團仍過需索，則銀行團之外，英美法比銀行尚多。不患不能借此二萬萬，因有一萬萬存於歐美銀行外，實不過借一萬萬。夫以武昌一隅，尚可借三千萬，安有全國之力而不能借此一萬萬乎？今但英比銀行已能借，故監理可不必再慮。而二萬萬必可借得。有此二萬萬之外資，即以中央銀行名一萬萬存於歐美銀行，尚有一萬萬流通於國內，加固有之資本一萬萬，合共三萬萬兩實金。比照圓數，已是四萬萬四千萬元矣。日本今存實金尚不過二萬萬，一千七百萬。明治三十一年，勝我易金主幣時，正金亦不過八千九百萬。越十年，至明治三十九年，正金亦不過一萬四千七百萬。今我國民貧甚，程度不及日本之半，而吾準備金已三四倍於日本。變金主幣之時，且幾倍於今日。日本存款則亦足以昭信矣。於是一面收藏金銀以厚儲蓄，一面行公債紙幣，以裕流通財源。漸裕信用更厚，規模宏整。後年尚可再歲借二三萬萬儲之中央銀行，以益厚準備。則長袖善舞，母財益豐。紙幣益可稍多出，國家可興大工，拓鐵路，辦輪船，民間益可大增資本，興辦一切實業。而租稅亦日漸增裕，公私不復憂貧。此則成效



所借二萬萬。何以必分一萬萬存之。歐美銀行也。吾國方憂枯涸。借得之金。不以潤澤吾國。民反存之外國。何為乎。然此實不得已也。吾國貨歲出不逮外國。歲入者七千萬。又有外債之息五千餘萬。合一萬萬二千餘萬。前既詳之。若無大款存於外國銀行。則一切滙兌。外人不吾信也。而商務難且。歲必劃滙數千萬流於外。則國庫之保守難。新鑄之金幣與實金。皆將流於外。而內國日空虛矣。昔日本患之。故得吾償款。以一萬萬存於倫敦銀行。至今猶未提還。故商務見信。而財政日裕。以此也。阿根廷墨西哥暹羅。亦行此法。吾今欲取信於外人。舍存款歐美銀行。其道無由矣。然則一萬萬可乎。曰可矣。蓋吾國雖應虧於外一萬萬二千萬。而非用現款也。皆由各銀行滙單之滙劃。自華僑滙還款數千萬外。又有借款及外國之人經商者。其應輸出無幾。若歲借大款。則有餘溢。但存一萬萬於外。常足供灌輸而昭信用矣。故借二萬萬。而存一萬萬於外。存一萬萬於內。可以運轉裕如。亦不須為六萬萬之大借債矣。以方今極貧之時。外人不信。非聽其監理。必不可得。即聽監理而先借六萬萬。亦非即交也。必分以數年。乃能交訖。然則以吾之策。待之銀行。財政完整後。至明後年。乃歲借二三萬萬。其收款之時。一也。既得信用。後乃與借。可免監理之辱險。且雖欲多借至十萬萬。亦所必得。然則今亦貧時。何事大借六萬萬之巨款。以令外人適適驚。而多行其輕疑。以召監理之辱哉。無論如今政府所云。以還軍債。遣軍隊。填今歲之虧。三萬萬餘。則此六萬萬得立盡矣。令吾國民永永負擔此浪費之六萬萬巨債。則將何以還之。是真使吾國永遠沈淪也。即



為統籌全局。為一勞永逸之計。亦無須一時借此巨款。以召外人之驚疑脅制也。又借外款。必當以金之磅計。勿以銀之兩圓計。免外人得起落之致受大虧。且今茲借款。圖為準備。尤為改鑄金幣計。必當借金而勿借銀。故必宜以磅計也。若又借銀。則非借外債之意矣。何以必行公債與紙幣並發也。凡人情於日用藏挾之品。常不欲用重者而欲輕。故用皮貝用米絹之物。不如用五金。用鐵不如用銅。用銅不如用銀。用銀不如用金。而用實金不如用紙。古之負擔而趨者。今皆易以一紙之滙兌。人皆樂用之。故以紙幣代實金。攜藏至使人所共願。一也。二可免磨損。英倫鑄幣。自一八九三年三月。至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年間共鑄十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五安士。凡損失五十二萬二千九百〇十磅。即今英倫銀行每年金錢磨損百萬元。故不如印紙代之。免此巨損。二也。三大增資本利息。考歐洲一八九八年。全歐金幣八十一億八千二百萬法郎。

照今十月十五日時價。每三佛郎七一。折吾一兩。則全歐現金不過二十二萬零五百三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美國金幣。三六六二二六六一二〇圓。折吾五萬萬二千八百七十萬兩。日本正貨二萬萬一千七百萬圓。折吾一萬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七錢四分八厘。十八萬萬八千九百七十八萬二千九百兩五釐。照十月十五日。上海龍洋七錢四分八厘五計。凡三十三萬萬九千一百五十一元有奇。全地現金只此。即統計紙幣百四十六億六千八百萬。折吾銀三十九萬萬五千三百五十兩。折五十二萬萬八千四百三十零元。



有奇。連美國紙幣一萬萬六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一元。與日本紙幣三萬萬元。又加多國。全地尚不及六十萬萬元也。近今或增。然有欲借六十萬萬元於外者。奈萬國合無此數何。

全歐紙幣百四十六萬萬六千八百萬法郎。比正貨溢額六十五萬萬法郎。增以資本生產之流通。即計利息。勻算三釐。亦多溢七千萬圓也。故省金銀之用。而大增國民本息。二也。若貸附圓滑。則紙赤紙流通便利。可增存放滙寄之信用。以便商務活潑。四也。現金有限。不足則市恐慌。有紙幣可隨時增發。以應市需。則可救市急。五也。故紙幣之體本同存款。而其用則富伸縮之彈力性。若其大利。則似架空車道也。吾唐宋之飛錢。交子。會子。鈔票。在萬國之先矣。所患者。有虛紙而全無實金。以為準備。則民不信用。而價必日下。今之行紙幣。皆然。宋元之季。以亡其國。英蘇破產。為此故。後以為戒。必有法律限制之。若有準備。則便國便民。實為莫大之利用矣。夫紙幣準備。實應足額。一以備換。二以同價。三以信用。惟考各國銀行之恒例。大率取現金者三之一。或百之四十。以是又生保證物。以廣準備之法。以增資本。又為架空車道之鑿地車道矣。故銀行必須常準備三之一現款。或百之四十。以供存款之提還。其三之二。或百之六十。則有公債票。股份票。一切公司票。商業期票。借單。以為保證準備。足昭大信可矣。大約保證之物。凡二十六種。期票為上。公債次之。若公司票。各國或用。或不用。惟俄則由國家銀行擔保之。而後行。蓋欲廣保證。而增資本。不得已也。故各國之國家銀



行必定紙幣額以三倍於準備金為至多。如德比荷班是也。奧匈則限百之四十。法則無定。英略不至倍。皆以保證準備充之。德則於三倍外。行屈伸制限法。以市價時有要需。許其多出紙幣。而課五釐之稅。日本亦然。最為良法矣。蓋準備正金一。而出紙幣一。固出紙幣之原理也。然人間實金既不可多得。而民間母財不可不裕之。以人情樂用紙幣。而不多索現金也。故可多出虛金之紙幣也。然紙幣以代實金者也。無實金則紙幣無所附麗。則同於廢紙而不能行。故以公債票股票公司票商業期票借票等抵押之。雖非實金。而其本原自實金來也。惟時價有高低。故不能以實金計。而折低其值。為數成之保證。亦得充準備焉。若必須現金時。亦可低折而得現金。故謂為保證準備。創此法者。先自英倫。而後漸擴充變化之。以廣交通之母財。實為出紙幣之至良法也。吾國極困窮。欲增母財。欲足國用。而數十年來理財者。虛言撙節。只行硬幣之舊法。不爾則妄慕新式。亂行無準備之紙幣。而不知立保證準備法。以廣交通之母財。此所以財政日困。幣制日紊也。

雖然吾國今欲行保證準備。以廣民間之母財。與足國用。亦不可得也。吾國公司極少。又乏信用。股票皆未流通。國家又無公債。商業期票法。又未大行。然則吾國銀行。惟有借單契據。可以為保證準備。此外無有可保證者。而紙幣至濫。亦必須依有保證。乃能行之。然則吾欲多發一紙幣而不可得也。若如今所濫發者。絕無準備。實是不換紙幣矣。近之則鈔價必落。落而不收。必至如元末之一鈔值三錢矣。遠之則資外人以大發紙幣。而收我實金。積久則



全國空虛。國庫只餘一束紙而已。豈不極危哉。則由未識行公債法故也。不行公債法。則民間母財無從而裕。保證準備無得而行矣。不徒為國用計也。

各國以公債為國民蓄積之大利。而競獎行之。英為最先。一八八年。凡三十九萬萬磅。法公債當與普戰後。至九十萬萬佛郎。蓋人民以財產之重。信個人不如信國家也。人挾公債。得以抵押流通。而又有利息也。若銀行。則尤賴公債為保證準備。可以多出鈔幣。其事尤要。此所以大流行也。吾國未獎導銀行。未知公債抵押之信用。且可為多出紙幣保證準備之必要。則公債實為無用物也。而徒以公債強民。若昭信股票。則且並本地乾沒之。是同於強迫民捐。安得不望而生畏也。

今欲多出紙幣。以裕母財。而足國用。非有保證準備不可。欲行保證準備。非有公債不可。欲行公債。則有道焉。非強民為之也。如前說用美日之法。今國民銀行。出其資本十之若干。以買公債票。而許其自出紙幣行用。則彼銀行未有絲毫之虧也。而有邱山之益。則公債可以立消流矣。且爭購之。而不勞強迫矣。行公債愈多。則國民母財愈足。而銀行之保證準備立矣。一國之消此公債。亦有合宜之數。國用自從之而足。不待言矣。今人皆仰望於外債六萬萬。吾謂不如望之內債五萬萬也。行吾法。則內債易集矣。

今請發公債票。以五萬萬兩為額。年息五釐。以無期償還法行之。夫吾國人聞無期償還法。或驚疑而卻步焉。然公債者。以備國民流通。而非為永藏者也。若如中國民間借債舊法不



能流通抵押轉售者則必須早早償還宜矣。公債如不能流通抵押轉售者則公債為無用之物。不能大行於國民之間。而各國不競行之矣。甚至若英美焉。欲還與國民而民不願者何哉。公債者。月日流通轉售。非永在一人之手。其須款也。則抵押轉售於銀行。其高下皆有市價之一定焉。故國家之償還與不償還同耳。皆於個人之藏公債者無預也。國家雖不即償而國家銀行遇公債太低時。亦復收而高漲之。故不患其太低。故公債者同於市面之實金。國民公共之物。何須償之。若償還之。則市面少此金額之流通。國民之生計反減矣。但為國家理財者。或憲納息太重。故欲償之。而減輕國家之負擔。無尚須量市面之金額足否。必勿使金額不足。擾及市面。乃可償之。不然。以英美之富。而欠公債數千萬萬。何為者。豈其力不足哉。夫亦可思其故矣。

五萬萬公債票。不勞國家之自發也。交之國家銀行。聽其發售。國家銀行既有此五萬萬之公債票。為保證準備。即可出五萬萬紙幣。以繳交國家。然國庫即託在國家銀行。一切支發亦在銀行任之。故語其名也。銀行買國家五萬萬之公債。而償國家以五萬萬紙幣也。語其實。則公債紙幣。皆仍在銀行。自為流通。國家即銀行。銀行即國家也。但數部另為戶口而已。就其數而驚之。則國家憑空發五萬萬公債之多也。銀行能憑空繳五萬萬紙幣之多也。就其實而核之。則國家與銀行。皆以紙易紙而已。但以紙易紙。而委曲重疊其法。國家即憑空得五萬萬之用。銀行即憑空得五萬萬之保證準備。民間憑空多得五萬萬之母財。以供運



轉流通於國與民。皆得無量大利。豈不異哉。則公債之妙用為之。以一舉而三善備焉。然非有穩固信用之大銀行。則紙幣不能信用。公債不能銷售。亦無當也。故須有萬萬之資本。三萬萬之準備金。而後發此五萬萬之公債。乃能信用而推行焉。故本末相資。首尾相應。內外完具。然後收此大用。歐土各國之小國寡民。而能足國計。以裕民生。或大國敗後。補其衰敝。振其困絕者。悉用此法也。俄之槐脫。奧之布黎士的。意之廬薩。志是矣。夫公債之有用如此。何不更多發乎。則當量民力而為之。國民初消公債。未能驟多。他日必可更多。今則尚未能。一旦銷售此五萬萬之多也。俟其盡銷後。再發公債。未遲也。且亦當稍留餘地。以與民間之股票。及公司票發達。以為保證準備也。

若今國家銀行未成立。則公債票自政府分交各省縣。發與各銀行買受可也。前議每銀行納資本四之一者。以民信未孚。又未能通例。意故照美新例。至少者行之。若日本例。初定納資本十之六。後改定納資本十之八。他日見利。國民信用。亦可照日本例。十之六。或十之八行之也。日本行之。而國民皆喜躍而得利。吾國初辦。或納資本十之五。亦可也。

今吾國理財。統籌全局。應用金額若干。紙幣若干。準備現金與補助幣若干。此最難定矣。歐美與吾。太不類。請以至近之日本比例而議。倣之。日本近者。財政發達。與我國今情相隔亦遠。請以日本明治三十年。初改金主幣時。比例議倣之。其時正金準備九千八百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三圓。日本人口四千二百七十萬八千二百六十四。發行紙幣二萬萬二千



六百二十二萬九千〇五十八圓。是時盡收大銀圓其新舊小銀圓值三千九百六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圓。銅錢值一百三十五萬圓。每人均計用主幣二元半弱。用輔幣一圓弱。合計人用硬幣三元半弱。用紙幣五元弱。若以吾人口十倍日本推之。則吾紙幣應發至十五萬萬。主幣準備應存至十萬萬元。若七萬萬兩通行硬幣。應至四萬萬元。若三萬萬兩乃可。各國用補助幣多寡不一。大約富國多用。貧國少用。英六圓。德國四圓。法國三圓。而俄與日本希臘不及一圓。惟班用至五圓。葡用至三圓。此為變例。我民生計程度不及日本。我今亂後尤貧。或謂吾國人口不過二萬萬六千萬。亂後飢寒水旱死者無數。今半依之。依其明治三十年幣制。暫加五倍。以應時需。則現金準備至少應有三萬萬四千兩。紙幣應有八萬萬兩。每人均二兩計也。補助幣應二萬萬兩。每人均計半兩也。合共十三萬萬四千兩。試先行之。若其不足。乃再倣加。至是購收現金更多。或可多借於外債。則增出紙幣可也。既大用紙幣後。人情共信。輔幣可日減。不必增鑄。即必需之。是時銀行呼吸靈通。欲增輔幣與紙幣。至易為力矣。惟日本三十三年。準備金減至六千七百萬。二十四年。亦減準備金至七千一百萬。即三十七年。準備金亦減至八千三百萬。紙幣增至二萬萬八千六百萬。蓋其保證準備多故也。吾今發八萬萬之紙幣。以五萬萬公債為保證。準備以三萬萬為正金。準備必不可少也。

今即定以三萬萬為準備金。銀行資本一萬萬。外債二萬萬。共三萬萬計。以八萬萬為紙幣。



額以二萬萬為補助幣額。共流通之幣以十萬萬兩計。大約不能少於此矣。法國敗於普後。禁行實金。惟用紙幣。西班牙於非利賓敗後。其馬得里京亦禁行實金。惟用紙幣。暹羅改行金主幣。亦禁行現金。而用紙幣。今日本幾幾同之。此各國之成例也。吾今經軍興後。可據此例而行之。其餘實金。則國家搜購之。而禁民間之通用。務保全之。勿使輕易外溢。但以紙幣通行。惟輔幣可用銀銅之硬幣。而哀多益寡。國家銀行以時操縱損益之。國家銀行發行此八萬萬紙幣。先以五萬萬繳交政府。買公債票。亦非即交也。政府需用時。隨時支之可也。吾國舊幣之亂甚矣。非盡收之。即有銀行不能理財。政府所先着手者。莫如劃一幣制矣。凡全國舊發之紙幣。舊鑄之銀圓銅元。應限期一律收回。先提四萬萬兩。收回舊幣。馬聞銅元舊值三萬萬元。舊銀未知實數。惟舊部稱大圓四千餘萬。小圓一千四百兆。外幣八千餘萬。今亂後流於外。必不及此數。其紙幣之數。雖難知。舊其各省多自發。但東三省已三千萬。今政府謂軍興以來。軍債已三萬萬。然實計之。亦不過數千萬。合此兩數。以一萬萬兩之紙幣。易之大校。可盡。若銅元易回。難有大虧。然銅質即可再鑄。若銀圓購回。即可為準備金。各國易行金幣時。銀多漸不用。鑄二萬萬兩之輔幣行之。度無不足矣。政府既有借款一萬萬兩。一面趕鑄新金幣。趕印紙幣。皆以兩計。幣成發於全國銀行行之。即通禁舊幣。凡舊銀幣紙幣銅幣。既禁而不用。自易收回。計近之大都市中。一月易畢。遠省窮鄉。三月皆易畢。銀圓鑄為塊。除再鑄補幣外。以供準備之用。合北方銀錠計之。當可多得若干萬萬。為準備金矣。然



則政府以四萬萬紙幣。舉舊時銀幣銅元紙幣。皆可盡收。令數十年積弊。一旦推陷廓清。比於武事矣。除收舊幣。為以紙易紙外。餘且可為鑄新幣。及準備之大用矣。且行兩數之幣。則舊圓數之幣。皆無可用。勢不能不盡數繳易。是於收全國現金。尤為弊絕風清。網羅畢舉矣。夫吾國所最難有現金也。今行兩數之制。則可將舊幣全收。幣制永定。準備增多。信用昭著。豈非善之又善者乎。此四萬萬紙幣。除以易紙幣之無用。墊銅元之大虧。及墊銀幣之微虧。與改鑄銀銅各幣費。粗舉大略。作為去二萬萬外。尚餘二萬萬。以此二萬萬。為勸業興業銀行之資本。及購債票。餘一萬萬。充政府之用。則公債紙幣之子孫千億矣。

政府今所宣告。謂今歲國用不足。凡三萬萬有奇。財政長布告。亦謂不足二萬萬八千餘。故全國震驚。外人益疑而相難。然實核之。則未然也。蓋執政在行路中。事忙無暇細核也。查前清預算。支數多謬。所開海軍一萬萬。徒供親貴之糜費。除購船實款外。可節甚多。郵部支至五千餘。主比宣統三年之二千三百萬。加倍尤謬。外度二部。亦多妄支。冗員千數。薪水人數百。皆在應裁。而籌備之二千四百萬。亦非要務。合應裁數千萬。陸軍四千萬。計二十四鎮。每鎮百五十萬。實浮支三十萬。合應節七百餘萬。況此二十四鎮者。今多散遣者乎。其他若再核實所出入。不止此數。若舊債之息五千萬。前朝預算已開。不須重出。至四國借款。所稱改幣實業。與粵漢川漢鐵路三者。皆未有交款。惟郵傳借正金銀行。及津浦所借之三百萬。與各省新借者。亦無新息二千萬。與千餘萬之多。即連外債五千萬。已有海關存款足支矣。



若夫遣散軍隊。事為最要。然前朝預算款已有千三百萬萬。今之兵數或稱八十師團。或稱六十師團。然各省師團皆號稱多數。而非實額。鄂號八團。而實六團。蜀號六團。而實五團。各省同之。今非與外競之時。無須多兵。若核實散遣。僅留前清額之二十四鎮足矣。散兵人給二月之餉。每散一團。僅費廿四萬。若散三十六團。共八百六十四萬。尚餘五百許萬。供足恩恤之費。即有不足。與夫賄商民。及規復建築皇室經費。則前預算籌備之二千四百萬。儘可給之。亂後歲出。或減三數千萬。然可以各部裁核款補足之。則出入大概必可相抵。若綜核之。尚大有餘。然則無可適適驚也。但當亟行弭亂。恢復秩序。則稅入足支。所出。今所重要者。在統籌全局。為新中國奠丕基耳。今但當搜求現金。極力保藏。以為準備。而流通紙幣。行用於國民。以噓枯吹生。政府之五萬萬紙幣。除以二萬萬購回舊幣。及銅元之虧外。有二萬萬以為勸業興業銀行。尚有一萬萬兩。以辦他政。則凡嚴警察。備法官。通道路。查土田。營鐵路。輪船。經營蒙藏之要政。無不可舉。恢恢乎游俛有餘地矣。尚何舉國患貧。仰乞於外哉。

何以必鑄行金主幣也。吾國幣制之亂極矣。銅元盛行。數在一百二十萬萬上。又復新舊銅錢並行。害在民間。降為銅主幣國。一也。銀塊之錠。權量之兩錢分毫。與銀圓角並行。而不劃一。隨地各異。幾為無主幣國。二也。新圓與舊銀圓並行。中國銀圓與各國銀圓並行。銀水火色。高下不同。市市各異。三也。權量四十種。處處不同。四也。銀紙由銀行各出。不歸總於國家。亦由各國銀行各出。無主幣於主國。五也。銀價日低。而不以金為主。聽外人操金價之漲落。



而內商無權。仰命於外。幾同投機。商勢危險。六也。既無主幣。猶無尺度。不能量物。莫權輕重。舉國不知所從。即有銀行。無從措手。七也。幣制之紊亂。至此極矣。若不改定金幣。以為之主。而盡收舊幣。則一切幣制。無從起。一切財政。亦無從理矣。近人亦多知舊幣之亂。而易幣之利。思易舊幣。苦於無款。無從變易。蓋德人勝法。日人勝我。得賠重款。乃易行金錢。奧人則賴舉債。而後能易金。金則四海困窮。安所得易金之巨款乎。或做照印度呂宋。行虛金之策。則彼二者。皆有主國。故虛金可行。我則萬萬不可。惟今既有資本準備之萬萬兩。又有借外債之二萬萬兩。必宜立鑄金錢。以為幣制之主矣。且近年來萬國皆已變金主幣。遠之窮國。若突厥波斯墨西哥。皆已變矣。近之日本印度暹羅南洋非利賓。皆已變矣。惟我中華一國不變。夫豈能以一國而受廢銀之下游。聽金主之操縱哉。然則不欲行金主幣乎。大勢交迫。又烏可已。惟同一變金。而應用金單本位。或時行本位。孰宜。主幣之輕重。宜如何。金銀之比價。宜如何。輔幣宜如何。眾論紛呶。可商榷而得所折衷焉。

一吾國可照美法。定為跛行復本位。定金銀比價為二十五換。以吾國金少銀多。銀亦宜充準備。故依跛行復本位也。

一請定四分純金為一金圓。折計舊銀一兩。以為主位。查美以四分金為一圓。日本以二分金為一圓。然七錢重之銀圓。即法之五佛郎也。歐人今皆久廢不用矣。奧國于重二錢七分。之佛羅練士。近亦廢而改用錢三重之佛郎。乃至日本名雖為圓。而國中之銀輔幣。只用



半圓以下。且改輕為二錢八分。且當改金幣之初。即將七錢重之大圓。一萬六千萬。盡行購回融銷而賣之。故除美洲產銀。用此七錢之大圓外。大地萬國。無用過三錢重之貨幣者。惟俄之盧布。印度之盧卑。最大矣。吾國今始變新幣。豈可於人廢棄者而復摹效之一也。且我國數千年。用兩錢分釐之權量。成俗久矣。即今已變用圓。而全國商店。人家之簿記。舊日之債券。皆承用兩錢分釐。而不改。即今借外國債之進支。亦用兩錢分釐之數。若兩之與圓折計。則甚繁而不便。二也。夫幣制輕重。本不可依於權量。以致泥守難變。然初變之始。必依權量。後乃棄權量而獨行。故雖變法。民使之而不驚也。即英之磅。佩士。德之馬克。亦皆古之量名。今乃為幣名耳。況以銀兼為準備。更不能不定金銀比價。則權量愈不能廢。今以四分金為一兩。以金為主。實是獨行。但初時為銀比價。俾舊之銀幣。有所遵循。折衷。皆以廢銀收之。若舊幣盡收後。舉國皆行新幣。則兩錢分釐之數。久自忘之。自然廢矣。至時定行金單本位。可也。今先可承舊。令民使而不驚。豈不甚易。三也。更有要者。今方舉全國舊幣而盡收之。若新金幣。亦依七錢之數。與舊無異。則舊幣難於全收。若行用兩數。則與舊幣圓角之數絕殊。人皆無用。不得不售易新幣。以此迫行新幣。而廢舊幣。其勢至順。以此搜購舊銀為準備。其事倍易。四也。故竊以為新變幣制。必以兩計。而萬不可以七錢之元計也。既以兩計。則從美以四分為一兩。約照今金銀比價。二十五換亦為得宜。何也。以今金價太貴。銀價太低。吾國三十餘換。其虧太重。近者印度突厥。皆行用二十換。吾欲倣之。惟配折以兩計。數不便。美國



與吾對海。交易既大。不如直用美制。以四分為一圓。但吾銀向來久低。難於驟昂。故彼以四分金。抵一打拉銀圓之重。七錢者。吾以四分金。抵重一兩銀者。及舊幣既收。久而久之。兩錢數。忘盡。則吾之號一圓者。與美一圓者。相合。他日於一二錢之輔幣。改鑄稍輕。同於美之角。則吾幣制。與美平等。無異十六換矣。竊謂今改金幣之制。莫良於是矣。四分之金。主幣既定。則鑄四分純金之幣。為一金。增鑄純金二錢者。為五金。當五兩。純金四錢者。號十金。當十兩。發出紙幣。亦同名曰一金。不名曰兩者。令後來易於去權量也。凡各國始變金幣時。皆行用小金。美國昔亦有一圓之金。當一打拉。法有五佛郎之金幣。突厥有二十七啤亞士打之金幣。即當一打拉。五法郎者。瑞典有五克郎之金幣。皆可為法。而採用之。他日金幣制大定。或亦如美。專行五圓十圓之金。而收回一圓之金。無不可也。英號稱金磅。而行金磅。名實皆正。德法記數。號稱馬克法郎。金雖無之。猶藉銀輔幣為記號。各國皆然。惟日本以圓記數。而金銀主輔之幣。皆無圓者。但紙幣有之。雖未嘗不可行。然無其實。而稱其名。未見其正也。今不從。

四分金主幣。既定。比價一兩為一金。則銀銅之輔幣。得可而推矣。  
請定銀總重一錢。純重九分者。為一銀錢。以十錢易一金。

銀總重二錢。純重一錢八分者。為二銀錢。以五錢易一金。

銀總重五分。純重三分五者。為半銀錢。以二十錢易一金。



請定銀重二錢者為二分錢當二十錢以五十錢易一金。

銅重二錢者為一分錢當十錢以百枚易一金。

銅重一錢者為半分錢當五錢以二百枚易一金。

銅重七分者為二釐半錢當二五錢以五百枚易一金。

銅重四分者為一釐錢值一錢以千枚易一金。

惟美法銀多難於收回故行復本位且慮復本位難於維持恐價為強定易作幣多出偽銀則直行金單本位直以四分金為一圓鑄為金錢兌以紙幣值金一兩而不明定金銀比價聽其自然漲落之勢可也如此尤為直捷便利但以四分金為一兩最於吾國為宜而必不可用七錢之圓耳。

何以必搜購金銀也凡用紙代金之義只有信用而已信用之極數千百萬之金可以一紙得之夫豈一紙之能信用至是哉蓋有儲金以準備其來取也既準備其來取則可不取矣譬練兵者日準備人之來戰也既準備其來戰則可不戰矣故治國者雖保和平不能不日嚴武備之容欲昭信用不可不日預準備之金夫紙幣者不能出國境者也出則無用挾紙一卷周行於大地萬國而無損礙者其惟英美之紙幣乎美之紙幣非惟流行外國而已且出高水以爭之則信用之至矣遊於華盛頓之造紙幣廠也故紙如山崇墉櫛比皆疑為書肆也女工三千印聲登登跋來報往燒舊寄新郵寄紛紜車軫接輪則全美數千萬萬之產



貨以漲天塞地者。在是矣。嗟夫。何其紙力之宏遠。巨大如是哉。遊於費釐地。費之金庫。則金銀為壁。盈千為磚。凡十餘萬萬焉。保守藏局。非大凶荒。不少矣也。其於藏金。不動如山。故於紙幣流通如海。蓋紙幣特其化身耳。以吾國之用金貨。而廣土眾民如斯也。區區二萬萬。何足以廣信用。而澤枯骨哉。故必如美之所藏焉。而後可。則大搜購金銀。其最要也。購於外國。恐其價漲。然則惟有搜之於國民而已。吾國民向來知有家。而不知有國。今者危亂困窮。則國之由。與其發憤為國民之捐。而政府隨收隨支。隨支隨盡。無救於窮。即無救於亡。則愛國而未知其道也。知愛國之道者。盡輸之公。而其私不失分毫。易之於國。而於己反生大利。則莫如國民以金銀質塊。售於國家銀行。斯中國大富矣。國民被潤澤。而大豐美。與美爭衡矣。蓋吾國若有十餘萬萬之實金銀。以為準備。則公債更可多發。紙幣亦可多出。以應市面之用。而適其宜。然母財之豐。非專視貨幣之多寡。貨幣之為物。少固病。多亦病。滯固有中數。今但極言之。不必泥也。母財豐溢。則農工商礦。莫不興舉。雖欲不富。安得而不富。即彼美國。今以富力雄於萬國者。而在前四五十餘年。南北戰爭。軍需日百萬。無所出。鐵路未築。道路未通。農工商礦皆未開。非與吾今中國同哉。曾幾何時。而已騰歐。駕英也。夫國家既特禁實金。而通行紙幣。則賦稅俸餉貿易。莫不用紙幣矣。國民藏金銀者。自首飾器用外。無所用之。若售於國家。則不失其價。可為賦稅貿易之用。未損分毫也。而國家得而藏之。則以不用為大用矣。夫民國者。國民之公產也。譬之族姓之祖嘗也。祖嘗豐。則子孫分其祖。入亦豐。



矣。故謂藏之於公。而私已不失分毫。交易於國。而身家反生大利也。吾國民不知此義。則中國難富。難強。窮乏易亡。吾國民知此義。則中國之富。可以期年。即其強不待十稔也。此非政府數人。銀行數人。能為之。當合全國民共為之。而後可致也。

一搜購之於中國之銀行。當押金銀店也。此三商業。皆金銀之滙聚。而於國家銀行。皆為股本。如一家然。應令銀行當押。凡有以金銀存放者。皆繳售於國家銀行。惟許留新補助之銀幣。以備行用。其當押遇有金銀器當斷者。皆售於國家銀行。不得私售與人。其金銀店。遇有以金銀器物首飾。找易者。除本店須用外。餘皆代國家找易之。交其近地組合銀行。取回幣價。而繳存國家銀行。其金銀首飾店。應用金銀若干。許購於正金銀行。夫計定用兩數之新幣。則一切之舊幣。必無用。既可立行盡搜。方今經亂後。人民困窮。金銀首飾器物。質押於當舖。而不能贖者。必多。若一以歸國家銀行。所獲無算。

一搜購之於各金銀礦也。凡全國金銀礦產出之金銀。必繳售於國家銀行。不得私售與人。一搜購之人家也。中國雖窮。而全國之金銀質不少。金則婦女首飾尤多。若改行金主幣。金價跌至二十五換。人民必大受其虧。則大怨矣。南洋改金幣時。但星架坡已虧三千萬。故今政府宜預宣布全國。以改金幣之期。而許特照時價三十餘換購之。則改二十五換新幣。流行時。人民不虧。而可不怨。國準備金。益得充盈。即可以購得之金。鑄金錢焉。非一舉而三善備乎。吾國更有要義。金之為質。實為幣主。萬國同之。吾國向不以為幣。故金礦不開。徒供器



物首飾之用。故金箔之虛糜日甚。而金乏。加以近者萬國交通。歲流於外。若不改易舊俗。力保實金。以為準備。則中國無富國裕民之望矣。日本婦女不用釧鐲。費金甚少。歐美金本富溢。而首飾但重寶石。不貴金銀。我國以金為至需要之時。而人民婦女專糜金為首飾。金箔之用。至可惜也。今激厲國民。空損其財於國。何如激厲國民。勿糜其金而售於國乎。但使全國婦女不用金飾。全國國民不用金箔。皆售於政府。民無少虧。不待捐捨。而政府以為準備。可以大擴財政之紙幣。可以厚增國民之資本。百業皆興。吾國富於金礦。不三數年。大出其金產。以與美國爭勝矣。至是富者雖為金產可也。且首飾尚華。故歐美重寶石與珠。以為首飾。視用純金者。為鄉曲樸粗之物。試以寶石與金比較。寶石五色相宣。異光陸離。錯雜之美。視金之一片黃色。實太樸矣。若銀之賤。歐美人只為器用。不充首飾。故富者欲競首飾之美。重。豈知人用金銀。反非美重也。何可虛糜之。以失國幣乎。竊謂寶石產自外國。不可好尚。吾國向重珠玉。色至華好。今歐美上流多捨鑽石而佩珠玉矣。吾國富家首飾。若好華美。宜專用珠玉。共棄金銀。一轉移間。而金與銀滿於國家銀行。中國母財。不可勝用矣。此所謂化無用為有用也。事關國計。雖行之禁令。亦義所宜然。惟由報館為文鼓動之。由女士倡首飾用珠玉。不用金銀。俾國民自然易俗。婦女不帶金。國民不用金箔。盡收之於國。然而中國不富。國民不富者。未之有也。三年之後。可復使金銀徧地矣。若不行此。則中國做乏。金銀全流於外國。民糟糠不飽。將為人奴。尚何金銀首飾之足言。印度婦女手腕釧鐲。以數十。而永為人



隸同一金銀視其用如何耳。昔宋人之不龜手藥也。有以為泔泔洗。有以為破國封侯。日本以金為銀行準備。而國富強。吾國但以為女飾。而國貧弱。吾國人何擇焉。

一搜購於華僑也。分設正金銀行於美之紐約。或三藩息士。高加拿大之灣。高華。檀香山之漢。那盧路。澳洲之雪梨。此四地者。華僑至多。而用金之國。昔但美中歲滙逾九千萬。今人少減滙亦必減。然合加檀澳計之。歲必近二萬萬弱。若吾有銀行。滙水稍高。接其滙兌。則自吾國發紙幣與之。而在彼地購易金塊以歸。一轉移間。而得實金無量矣。若慮外人滙劃不足。其究也將必以實金彌之。否則終流於外。則吾有萬萬巨款。存放外國銀行。可以抵之。且至此時。吾庫已充實。更可昭信。或可多借款貯外。以益張吾信力矣。南洋銀行不行用金。而富人金器最多。盛衰起落極易。暹羅華人二百餘萬。潮人人盛。瓜哇則閩人不多。若在暹之濱角京。與星架坡之瓜哇。不打喂。緬甸之仰光。開設正金銀行。收其滙兌。收其銀。並購其金。此則次之。然須候銀行財足。乃可次第及此。合數法行之。吾藏金大充。信用必著。長袖善舞。得以發吾廣土眾民之力。與英美競爽。豈復患貧哉。

一聽人之自由鑄金幣也。各國皆有此例。凡國民欲鑄金銀幣者。可託造幣局鑄之。政府但收其鑄工之費。而國家多此金錢流通矣。國家既通行紙幣。則終收於國庫。而可多準備金焉。豈不一舉而三善備乎。

何為立組合銀行也。今銀行最新完備法。莫如組合銀行。自加拿大創為也。各地都邑城市。



有銀行若干家以上者。各出資本十之若干。以成一銀行團。是為組合銀行。各銀行公選人任其事。以時公議之。凡金融之高下。物價之騰落。皆考求之。各銀行資本準備之厚薄。商務與需要之多寡。皆報知之。各銀行須增減其幣。以應時需者。請求紙幣於中央銀行而發與者。皆由組合銀行代發而監督之。其有虧賤。則組合銀行分償。其若干成。如其資本之數。以其分償也。將累及組合銀行。故組合銀行之監督各銀行甚密。而其資助各銀行。亦甚得其宜。自立此法。加拿大銀行之倒閉者甚少。民間之受益甚多。美國慕其法之美。而意之良。各市亦多師其制。爭立組合銀行焉。合各市有銀行十家。其資本在五百萬以上。得立組合銀行。吾中國土地既大。道路不通。京師之與邊壤。既遠。隔邊縣之與省會。又遠。隔各地銀行之與中央銀行也。欲呼吸交通。以時應其需。其道無由。其發達亦無由。今若於各省府大城市之有銀行銀號錢庄若干家以上。令其按照資本額出十之若干。以為信用組合銀行。照銀行通例實收半數。雖號收四成者。實二成也。略分三級。省會組合百家。資本百萬以上者。為上級組合銀行。其小省邊僻不及格者。亦得附列為上級。其雖非省會。而能組合百家。資本百萬以上者。亦列上級。其為各府縣城市。組合十家。資本十萬以上者。為中級組合銀行。其鄉市組合五家。資本二萬以上。為下級組合銀行。其當押店。亦為鄉僻金融所關。許加入焉。上級組合銀行。求發紙幣。買賣公債。行用幣制。搜購金銀塊。皆直接中央銀行。而受其稽核。中級近地者。求發紙幣。買賣公債。行用幣制。搜購金銀塊。亦可直接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



稽核之中級銀行遠地則與各上級組合銀行交接以便轉輸直達若下級組合銀行地近上級組合銀行者於求發紙幣買賣公債行用紙幣搜購金銀塊亦可直接上級組合銀行而皆受其稽核其遠地者則與中級組合銀行交接而受其稽核其組合銀行於各本店尤得稽核之凡各級組合銀行皆以其資本金十之一充中央國家銀行資本或以其十之一充正金銀行資本或以其十之若干買公債票以為保證準備其有放款則紙貯款股份票期票得為保證準備應其限度以十之七或十之三發以紙幣焉

上級省立組合銀行略猶美墨之州立銀行有特重之權利焉猶德國之聯邦六銀行也亦少類英國之蘇格蘭十銀行阿爾蘭六銀行得特別發紙幣焉以聽其應各州縣之請求以供不時之需惟紙幣簽名由中央銀行節制消息與德同不如美各州之恣肆不如蘇格蘭阿爾蘭之獨立也酌於墨州立銀行德聯邦銀行以助國民之增本凡省募公債收國庫皆託而流通焉縣市之組立銀行以助縣市人民之增本流通雖無省立之大權而一縣之募公債及國稅地方稅之收入託焉鄉市之組合銀行信用雖小而一鄉之募公債及國稅地方稅鄉稅之收入託焉亦重要矣其將來興業銀行可託者或改易之既有若此非常大利則不勞強迫而爭組合矣

各組合銀行可常貸與各銀行本店其可信者務優助之務如其資本之數或增數倍而稽核之其不足而需款者隨時補之以應其急其有虧敗倒閉者則組合銀行償其若干成焉



其組合銀行之股票。可作準備。可分押。可分準。但押售後。其本銀行所貸原本之幣。與其權利失否。由各組合銀行相機定之。不能議定。而必有情面存焉。

或慮信用組合之法雖佳。而近於強迫。則不可。是大不然。夫各小銀行。以一資本。可化增為組合銀行。一利也。又可化增中央國家銀行。二利也。民間貸回紙幣。多如其所出之本。或過優之。則運轉不虧。三利也。時需緩急。他人不能信用假借。而已所分出之組合銀行。易假貸以應急。四利也。銀行虧敗倒閉。吾國所深患。故人多託款於外國銀行。有組合銀行。以償其若干成。則人間易於昭信。五利也。組合銀行。勢力大而信用著。易獲溢利。各本銀行。可分得之。尤為意外之溢獲。六利也。中央國家銀行。操全國之財權。立於不敗之地。可出保證紙幣。大利不可思議。而民間各銀行。可與組合銀行。間接而為股本。其溢利。則分於組合銀行。仍分與各本銀行。七利也。民間不費一文。但一轉移間。而為中央銀行。及各省縣之組合銀行。股本。與國家省縣。大生關係。八利也。中國銀號錢庄。資本薄弱。人難昭信。最為銀行之忌。且分店多。則用工人多。亦為虛糜之費。故美日國民銀行。皆限其資本額。其村鄉三千人以下者。至少在二萬五千元以上。即今日本銀行家議論。尚日勸各銀行之合併。而合併銀行之事。亦日有聞。今驟觀吾國人。以合併銀號錢庄。其事至難。以人民為銀號錢庄者。多非合股。但一。二家。賴以為生。勢難一旦公之於眾也。惟今倒閉者多。人情亦畏其難矣。若有組合銀行。則信用大。而資本厚。各小銀號錢庄。勢難與爭。自漸即於沙汰。是不啻各小銀行之皆合。



併也。大利九也。可以代收國稅。地方稅。鄉稅。代募公債。既增體面。尤有大利。就不爭組合之大利十也。有此十利。人之所樂。亦何勞於強迫哉。以上專就各小銀行之利言之。若今吾國中央銀行。最要首在發紙幣。售公債。搜買金銀。購回舊紙幣。然皆難下達。況國土廣莫。假之吏手。則凡百作弊。何況金銀託之各小銀行。則資本極微。難於信用。若中央銀行。多分支店。固各國之通例。然在吾國。則支店猶易大作弊。大清銀行。其前車矣。故中央銀行。欲大改革。建設行。茲數者。其道無由。不得其良法。則無一而非作弊之媒。益信用之失。而國計遂不可挽。苟各省府縣鄉。皆有此組合銀行。則中央銀行。一切託之。如中央之支店。至穩而可信。大利十也。以上就一私人與公國言之。尚非組合銀行必不可缺之圖。其必要而不可缺者。則以吾國土地太大。而道路不通也。歐土各國。鐵路若織。全國皆一日之程。日本亦無過二日程者。吾國邊遠。距京師以數月計。距省會以三四十日計。各地銀行市價。有須大增貨幣。或市價低溢。餘貨幣。安能於數月數十日之程。而待救於中央銀行。或存之於中央銀行乎。中央銀行。應其求而發幣以救之。到時已成無用。若存於中央銀行。而欲取之。急時又不可得。然則中央銀行。只能為國。不能為民也。邊遠窮困。應拓利源。應助市用。應助邊用。孰從而得之。今有組合銀行。代中央為支店。縣鄉之金。缺之。而市價多須。則求過於供。得以發幣立應之。縣鄉之金。溢餘。而市價跌落。則供過於求。得以存放其餘金。而令彼小銀行有息焉。然後邊遠有挹注之本。國家得呼吸指臂之用。足民而後國可富。則利莫大焉。十一也。若惠組合



銀行之亂發紙幣。若美之州立銀行。然則用墨制。必須中央銀行簽名以限之。應用時。則銀行監查官。電請於中央銀行。得許乃能發用。仍須監查官與地方長官。國稅官。各持鑰開之。公同核發。照德日制限。屈伸法。課以五六釐之稅。其時價已下。無所須用。復繳藏之。銀行監查官。與國稅司長官。各執其鑰。無得妄發焉。吾國土最大。道路最不通者。舍此莫由矣。我國各地銀號。票號。錢庄。皆有組合之公所。皆有自治之法。規公議銀市時價。及交易鈔票。法章甚嚴。故以金銀關係之重。國家毫不監督。絕不干涉。而能成其業。今以上海漢口考之。山西票號。則有滙業公所。餘則為南北市錢業公所。漢口及各省皆然。廣東則有銀行會館。法規皆公訂。妥行。北京珠寶市。則有錢市。然則組合銀行。乃天然之事。吾國先創行之久矣。但章程未精密。推廣未宏大耳。今若因其滙業公所。錢業公所。銀行會館。組合之舊。為之改定條例。悉照加拿大美國組合銀行之例。令各號之錢庄。更增集資本。公選董事。其省會大市。有過百家。或數十家。資本過百萬者。許為組合銀行。中央銀行。付以代辦之權。其縣鄉十數家以上。組合者。付以縣鄉代理國稅國庫。及公債之權。則一轉移間。而組合銀行之制定矣。蓋有所因。而最易為功者也。中國銀行。通流全國。乃至蒙古新疆。並設支店。且信用久著者。山西銀號。為最矣。聞山西尚多藏錢。未知然否。然山西幫辦理銀行之法。多與泰西閤合。惜不能擴。大耳。今若能勸令山西各票號。合為一大銀行。資本必有數千。其規模既定。且可再增。則付以日本正金銀行之權利。令其分支店於倫正紐育巴黎。及雪梨。灣高華漢。那。檳。



路及南洋瓜哇星架坡仰光濱角。令其募借外債，搜購金銀以助中央銀行實策之上者。惜山西人見不及此，今中央銀行藉一官僚之信用，甚難矣。或直以為中央銀行亦妥。要無論如何，以山西幫為組合銀行，實為中國銀行信用之大者。吾猶日望之也。今將北京上海票號錢庄開列，以舉組合之例焉。

北京票號二十五家 蔚泰厚 三晉源 合盛元 天順祥 新泰厚 協同慶 志一堂 天成亨 大盛川 百川通 蔚長厚 源豐潤 大德恆 長慎湧 義善源 長盛川 蔚盛長 日昇昌 蔚豐厚 大美玉 大德通 義成謙 大德玉 存義公 協成乾

北京銀號十八家 瑞林祥 華豐錦 德成厚 勝豫通 和 恒祥慶 裕源達 萬義源 新泰 蘇裕源 中裕厚 萬源恒 華瑞 裕源 天吉厚 寶聚源 勝 大德 恒

北京錢鋪 恒源 裕興 寶隆 義豐增 利和 振盛興 天 豫德 茂和 順源 大興 萬益 天恩合 茂盛 恒利 寶興 興成 天興 源茂 恒義 盛寶興 亨德 興永 源天 恩永 盛天 成乾 昇恒 興義 順裕 滙通 鼎昌 慶祥瑞 羅興昌 義長厚 天益泰 阜源 天增 恒盛 源聚 恒廣 德恒 和裕 豐隆



茂仁源	雲益三	益復茂	永北德	威茂盛	源茂盛	道協	永乾威
順德久	恒恒昌	德成天	盛和益	公長發	厚泰興	萬和	
義德泰	義興合	德益合	泰和永	和義寶	和天德	恒中	
永和	和豐通	義豐北	義和永	順天義	興東永	興德豐	成
玉三聚	聚聚元	同泰裕	泰厚祥	和萬隆	天義天	義天中	
恆大公	公益杉	元鈺內	茂威集	成大興	泰萬慶	長大新	茂
威萬隆	源順永	和永盛	段裕興	成永泰	廣通裕	大興	
滙豐泰	複興三	合鎰聚	祥聚泰	會源德	恆益鼎	威永秉	彝
襄寶興	永隆源	永義泰	震興源	和阜豐	天和	天聚豐	
萬昌鴻	豐信義	厚萬寶	金乾德	天慶泰	興永信	合	
和萬利	利合滙	源萬德	成和泰	慶豐潤	義和昌	元成久	
萬裕聚	豐信順	恆西正	和廣聚				

共一百五十八家今必有增減矣以恆和恆利恆興恆源四恆為大錢票自發多至四五倍甚或十數倍皆無準備故多破產者

北京銀爐二十六家 萬聚裕興增盛源豐裕豐全聚復聚祥瑞恆威謙和瑞聚豐聚增寶興聚威益泰



增茂恆康寶豐德豐萬興萬豐德順聚泰同  
源泰盛寶源

欲搜購現金銀則不能不令銀爐繳售金銀然鑄幣皆歸國有此後銀爐只為錢庄無復有  
傾銷之事矣

天津山西票號三十四家其信用大者二十家如左 大德玉 大德恆 蔚泰厚 蔚長

厚 長盛川 百川通 協成乾 福成德 三晉源 源豐潤 大德通 大盛川

蔚豐厚 協同慶 志成信 大美玉 新泰厚 協和信 存義公 義善源

天津錢庄 振泰承 義成乾 天昌和 恆隆 和盛益 天祥茂 德信厚 瑞隆

泰 瑞祥泰 恆德原 裕豐成 恆永 義慶昌 立泰成 盛興源 仁興茂

元 昌 裕盛成 慶吉厚 元慶 德義厚 源和生 聚通恆

上海票號名二十二家皆山西有本店 蔚豐厚 合盛元 百川通 協同慶 蔚泰厚

新泰厚 協和信 大德恆 協成乾 大德通 志誠信 中興和 三晉源 大

德玉 日昇昌 天順祥 蔚盛長 乾盛長 蔚長厚 源豐潤 存義公 大盛川

就中資本尤厚信用尤大者十六家 蔚豐厚 三晉源 百川通 大德恆 蔚泰厚

存義公 日昇昌 中興和 蔚盛長 大德通 蔚長厚 志誠信 協同慶 協成

乾 新泰厚 大德玉



北市錢庄同福源利慶餘鉅豐同餘壽豐久源慎  
餘同和承裕宏大源餘鼎康瑞元元茂恒益  
和康鉅元恆德延源森康福康宏元源吉鈞  
康永康永豐仁大壽康彙康志大兆豐竹大  
義善源怡大厚大北之益行大協昇元姓崇餘元  
鼎瑞裕餘大瑞大鎮昌晉大晉和寶順怡豐  
鉅亨正大存德永豐寶和永大同福鼎康鼎  
源竹大寶利協竹源利壽豐承裕源通致和  
瑞元鉅元恆一元姓瑞裕久源餘大鎮品鈞  
康慶裕宏元順康信大厚大源吉會餘義善源  
仁大同餘和康滙康兆豐豫源怡大行大瑞  
豐元鼎宏大瑞大元茂恆德晉大森康敦和  
怡豐恒興晉和永豐寶順忠大宏裕森源壽  
康慎餘源餘元豐崇餘福康鉅豐明德鉅亨  
永餘正大永康存德冷餘  
南市錢庄安裕恆泰安康元源鼎興義昌乾元鼎



昌厚泰正泰源成慎和嘉惠晉元大豐嘉泰  
聚生鼎泰元益元春鼎宏元興和祥德大元大  
亨安春立餘順元

其資金信用在五十萬以上者十家竹大餘大壽康慎餘承裕  
延康彙康晉康崇餘正大

其資金信用四十萬以下二十六家宏大協餘衍大鎮昌兆豐  
和康仁大鉅元源吉鉅亨寶和宏元永豐延  
源源利瑞大鑑大厚餘晉大協竹元茂元牲  
厚康福康永康寶順

其資本金二十萬者五家義善源久大存德恆餘謙泰  
漢口今燒燬後未知盡存否姑據舊銀號數以備考

山西票號 蔚泰厚 天成亨 大德恒 大德玉 恆豐預 乾盛亨 德和承 蔚豐  
厚 協同慶 存義公 長盛川 興隆金 恆盛茂 日昇發 蔚長厚 協成乾  
三晉源 天順祥 永泰慶 日昇裕 新泰厚 中興和 百川通 蔚生長 協同  
信 新裕厚 志成信 大德通 合盛元 日昇昌 大盛川 永泰昌  
漢口紹幫即浙甯幫 大豐晉昌同大大昌源成德源大



成信成衡源

江西安吉幫 裕厚德 怡和生 義豐源 聚和福 惠怡厚 怡和興 阜昌隆 竹

秦昌 義和利

江西南昌幫 裕大昌 豫元章 吉興永 楊裕昌 怡興永 益昌祥 徐春茂 復

秦均大昌 義生厚 恆裕 萬裕 楊裕成 宏昌祥 興茂 永裕

徽幫安徽幫 滙康 謙福張 啟大恆 豐怡生 怡生隆

錢業本幫 益大濟 康春興 孫昌祥 天福順 昌慶

餘源生 鼎亨 福生恆 源茂隆 萬鎰 鼎森裕 同興裕 義康

裕德益 祥厚 生源裕 茂亨 震隆 晉康 仁大 萬泰

公義盛 博泰 同茂泰 元泰 義厚祥 晉泰 隆泰 祥豐

義通祥 永豐 興泰裕 德厚泰 信順厚 記全源 慎餘 鼎泰

祥有益 彤和 源祥 滙慶 晉安 衡康 德昌 利生

阜祥 晉和 福祥 慶昌 源益

錢鋪爐房 謙益 興泰 協順 公安 洪順 劉祥興 聚泰 復

昌同大春生

錢庄 仁成 協昌 阜明隆 永昌祥 德厚福



一設正金銀行於外也。以借外債通外匯。分支店。搜金銀以為國家銀行之輔。查歐土各國。借外債通外匯。分支店。皆以國家銀行為之。蓋資望極重。故自不拔。德帝國銀行。支店二百四十。蘇格蘭十銀行。支店千。英十五銀行。支店七百餘。加拿大三十八銀行。五百支店。日本國家銀行。少設支店。不與外交通也。以正金銀行代之。但表面則分而為二。推其用意所在。蓋以日本初創國家銀行。為一國金融所繫。若少有失敗。則全國財政為之牽倒。故少立支店。不親擔借外債通外匯。俾可以永立於不敗之地。可謂至穩矣。惟通外匯。借外債。立支店之事。必不可少也。故另立正金銀行以代之。亦厚其資本準備金。以昭信用。資本凡二千四百萬。幾與國家銀行等。用為國家銀行之輔。蓋國家銀行如政府。而正金如出使者也。有居守者。有行者。各自為職。皆不可缺也。吾國初欲創國家銀行。無歐土之人才。資望宜法日本。另設一大銀行。民與國合辦之。厚其資本準備之金。至少亦須二三千萬。以昭信用。分設支店於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以通匯兌。而調其高下。若匯價太高則引下之。若匯價太低則引高之。務令吾國不大虧。則不致以金融權聽命於外人。而挽首惟謹矣。其國有急。則在紐約倫敦巴黎募債。而不致以借債之舉。歸於國家。而危撼本部矣。又設分店於澳洲之雪梨。夏威夷島之漢拿。樞路。加拿大之灣高華。暹羅之濱角京。緬甸之仰光。瓜哇。及星架坡。香港。與我各通商口。匯兌皆通。搜購金銀亦易着手。吾今交通銀行通商銀行。皆不足以任之。或合併之。再增資本。或庶可耳。惟道路遠隔。廣設支店。稽核為難。流弊無窮。前大清銀



行可以為鑿。為政在人。非才不舉。必不得已。初辦之始。先辦紐約銀行。次及巴黎倫敦。以通滙兌。而平金融之價。其餘以漸推廣可也。

一邊遠設特權銀行。以開富源。而便拓殖也。查英有蘇格蘭十銀行。阿爾蘭六銀行。瑞士有三十四銀行。德有聯邦十九銀行。今減為六銀行。日本有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北海道銀行。美墨有州立銀行。皆聽其自出紙幣。與中央銀行略相類。雖體裁各有不同。紙幣亦有保證。墨各州則限以三倍。美昔有浪發至九倍者。今已改例限禁之。德美聯邦事可無論。若日本臺灣等銀行。於正金準備得發紙幣。保證準備得加倍其本。又行制限屈伸法。於市場需款時。可多出紙幣。但抽五釐之稅。蓋以邊遠地例難與中央交通。市價時有需要。不能遠請之中央。一也。邊遠地利多蕪闕之則富源可殖。非藉銀行多出紙幣不為功。二也。故了以特權許出紙幣。誠不得已之宜也。臺灣資本僅二百五十萬。而大用已如此矣。朝鮮銀行雖有濫發。然可隨時收節之。吾國自西藏新疆內外蒙古吉林奉天滇黔南甯環州打箭爐十二地。皆宜設特權銀行。厚其資本。或多或少。略皆當以二百五十萬為之。政府以千五百萬之紙幣。再招本地人入股半數。則立舉矣。用蘇格蘭臺灣朝鮮銀行例。許其對正金準備。發行紙幣。對保證準備。發紙幣加以限額。其市價需要時。亦用德日制限屈伸法。許其多出紙幣。而課以五釐之稅。則巖疆邊圉地利可闢。富源日拓。農牧林礦。出產無窮。屯田練兵。無事不可矣。尤為今治邊之要也。



考吾國疆理至大。道路未通。中央銀行萬不能以貫注之。實宜每省開一特權銀行。以資挹注。乃便於闢地利而厚民生。但開之太多。則中央紙幣不能操權。且滯銷矣。且欲提挈全國金融。時其消息亦頗為難。故不如付組合銀行。以代辦中央銀行事。較易操縱。若夫極邊懸遠。則不可不付以特權。即甘肅亦宜行此法也。

何以設宅地抵當銀行。以興農工也。吾國四海困窮。民貧極矣。加軍興後。母財之絕。民不聊生。欲復本業而無資。況於更興業乎。且今為物質競爭。機器繁興之世。若物質不講。工業不起。機器不盛。永無與各國競爭之時。則暗為各工商國所奴滅矣。吾國人多價賤。物產繁多。實為農工之國。然民貧已極。非國家獎助。欲興農工。其道無由。昔德大非特獵之以普魯士強也。普地寒瘠。民患困窮。乃創為宅地抵當銀行之法。令各地之大地主。聯成一會。各以其第宅田地。出抵發為債票。俾中產多信之。購其債票。且存款於其會中。乃又許有債票之人。得借款以興農工之業。今推演而成宅地抵當銀行。自是始也。今德之土地抵當銀行。為競爭義。其銀行押出六十餘萬萬。有城市銀行。有地方銀行。有村落銀行。其發債票。許十五倍於其資本。今自來因河兩岸。以至拜認巴登。固非新宅工業盛於大地矣。法之土地抵當銀行。為獨占義。當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其銀行本二萬萬六千萬佛郎。債票三十七萬萬佛郎。貸出四十一萬萬佛郎。今則但巴黎貸出已逾百萬萬矣。蓋城市居其十之八。馬瑞典行之四十年前。其京士多貢城。皆漁村茅簷。今輪奐輝美。宗閭幾冠歐土。雖窮乞之宅。亦居白堊綠。



窗之六層樓矣。林壑皆闢。土地價起隆隆日上。求其所由。皆自土地抵當銀行為之。歐土各國。以土地價算國富。以築屋增其地價。用起農工之業。國家乃賴以增稅入。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勝我之後。思休養其民。乃創勸業銀行。資本千萬。許發債票。照資本十倍。令各縣設農工銀行。資本歲有增。許發債票。照資本五倍。蓋以土地抵當者。皆長期而薄利。故公家助之初發債時。信買極難。其第一二次之債票。皆政府購之。即第三第四次之債票。尚是政府所購為多。特令郵政貯金四分之一。購農工銀行債票三百萬。今則漸著成效。人民信用已有八千餘萬矣。其初定之法。令農工二十人連帶而貸之。其借法。有年賦貸法。有定期貸法。有直接貸。有代理貸。有特別擔保證。其義以補助農工為主。而不欲貸於都市。故日人施於整耕地。開墾排水。林木灌溉。鑛業工業漁業為多。借於公園尤多。德法土地抵當。皆以原價十之五。十之六為定。日本貸法。更下至十之二三。村野地則有下至百三十二者。日本之息。年賦與直接者。率七釐有奇。定期與代理者。率八釐有奇。然其各縣農工銀行。每苦無貸本。則國家廣為設法以助之。自府縣郡之金庫。皆許代理之。又為勸業銀行代理國債地方債券。及耕地產業漁業。一切年賦定期之貸付。與有價證券。乃至定期存款外之存款。銀則之成數。皆得以充債票之準備。而派員監核銀行。勿使債券之亂用焉。其法至詳美矣。德國又有撥快先法。為小農工生業金融。實為有益最新法。吾亦可行。我將欲富國。必先足民。否則雖設各種銀行。厚其資本。仍不能徧逮窮民。且無以為獎勵農工之計也。吾國近者。知獎實業。



而商工之公司實非國家所宜為也。不知為土地抵當銀行以補助人民之母財而終日仰屋言興實業亦無由也。以法之土地人民僅當吾十之一。而押逾百萬萬。吾土地至大。若以地宅押貸不知若干千萬萬之價。乃與法比。今乃以無一土地抵押銀行之故。吾人民雖富有田宅而除鬻賣外得金無術。即欲為工商欲整耕稼亦惟有仰屋自嗟而已。是吾國撫有萬里之土地無限之家宅不以為本而坐棄之。吾民亦資本皆無。惟有田宅而無以抵押則百業不興。生齒坐困無術甚矣。夫有土此有財。安有坐自暴棄而致以困窮為人奴滅哉。然則今欲舉此銀行依法之獨占法乎。德之競爭法乎。抑如日本乎。吾國地大國家僅置一勸業銀行不足應各邊遠也。則法之制不能行也。人民未信解此義。德制未能驟行。其酌日本制而少增之。應令每省設一勸業銀行。每縣設一興業銀行。鄉村多立撥快先。

政府可先提二萬萬兩為資本。及購債票計省立勸業銀行許照資本出十五倍。縣鄉興業出十倍。或五倍之債票。俾公私人民以宅與地抵押借款以起資本焉。吾國民每逢水旱性姓惠施由各報紙勸導富民合資為之。勝於施捨則得資本與債券或不難也。即或初時難之。而有權出十倍五倍或十倍之債票則人必樂從。其有不舉則設產業組合所許發債券。如德之巴登公國法。令每縣富民自出其田宅為抵押。而出債票俾中人易信而存款焉。購債票焉。特令國縣鄉之金庫皆貯於是。俾人信之。許有債票者得貸款。無債票者不得貸。夫人誰無緩急。勢必爭附本而購債券矣。亦如日本諸法為之。廣籌債票之準備金。以國家地



方稅入金庫託之一切農林漁礦之組合與勸業銀行之代理皆託焉亦分別年賦與定期之償還限其息額無過八釐一分以便貧民設監督巡核之初辦之始必苦資本不足難應紛紛之抵押者以大信漸昭存款漸多國家厚助之則可漸盛矣。

夫市街宅地之抵押尤為興起國富之要圖建築愈多則地價愈漲人民坐增其富源農工商鑛亦隨之而盛長於是國富大增焉蓋各國之算國富也以不動產之屋地為主夫木石泥沙滿地皆是至無用也然伐木石於山野而樹之為壁棟融泥沙於河濱而陶之為磚瓦文以丹青妙其彫刻不過工匠一轉手耳而值逾鉅萬或百數十萬國富即增化無用以為大用孰有過此然且屋基愈大園林愈多佔地愈廣電車愈通荒地愈闢則地價隨屋址電車之所至而增價焉今歐美有避暑之俗中人以上冬夏必異其居冬處城邑夏處郊野及夫山水佳處中人必有二宅否則不盡於社會之游即不當避暑時城市繁囂富者惡其養生之非宜貧者畏其賃宅之昂貴故多夕還郊野之山居晨赴市街之操作電車愈多荒野愈拓鐵路輪船電車街大工場煤氣廠電氣廠自來水排洩渠與夫河渠水利道路交起並作城市與郊野之地價竝增則國富之增無量數矣紐約尺地皆過千圓其至貴者有二十五尺地而值三百萬元者若滙於中國可值六百萬計吾邊一府一縣之地或不能值此矣。同有土地善用之則如彼不善用之則如此吾擁此廣土棄木石於山林棄泥塗於河濱則不值一文屋小而陋則所值百十元而已又無夏居之增避囂之地地價不增而國富亦隨



之枯槁。在吾舊國。實尚儉之使然。然於理財之計。實大相左矣。今歐美民居日闕。地價日漲。加拿大之灣高華。域多利等處。十數年前。數圓之價者。今值萬元。乃至南洋日本。地價日增。國富日增。惟吾國不知。乃以日絀。亦不可不思變計矣。夫以法國之地。僅比吾二省。而不動產之價值。凡一千二百萬萬。但巴黎以內之屋價。押於銀行者。抵百萬萬。日本不動產亦值十三萬萬。吾國第宅雖劣。而都市甚多。土地甚大。比法國為例。應值一萬萬萬零二萬萬。即不能爾。豈不能比日本乎。雖今全國宅地之臺帳。未加核算。然屋地實為國富之本。土地抵押。實為起民資本之由。而於吾國之民貧尤切。不可不留意也。

夫人民理財之法。侈食為下。侈衣為中。侈器為上。蓋飲食者。只有虛糜。一出而無復原者也。故為最侈。宜尚儉以救之。衣雖舊。可再染。敝或改為紙。然所還原有用者寡矣。雖非全虛糜。然亦為侈。惟以中國產也。於商有利焉。則聽之。器者。難壞而可久。精美之器。可厲工作。而競於物質。其器保存。亦可展轉人間。在個人有之。急時可售。非盡虛糜。在公衆尚之。得獎伎藝。競工巧。為今世之宜矣。故侈器宜尚。有益於公衆也。在個人為侈。在公不得以為侈矣。若屋者。非一人一家之私物。而一國之公物也。以一人必不能久佔者也。流通於國民之間。愈多愈侈。則流通之值愈多。民愈饒。國愈富。俗愈文明。所關至大矣。故歐美人獎導之。美人月工所入。而屋租費其半。既盛宮室。又益衛生。花木扶疏。繞其外。毡毯紗簾。華其內。中人之宅。過吾公卿。豈故為是奢侈。而不知禁哉。誠以其可積國富。即可裕民生故也。即或在個人勉強。



支持華屋。或稍苦之。而在一國之公債與文明。實大利矣。既國民之公利。則非侈矣。吾國人不知此新法。徒泥於尚儉之義。以飲食衣服一例竝視之。以茅屋土階為美。故吾國人若如牛宮馬磨。屋亦等於馬廐牛欄。徒令外人謂為野蠻。此知一個人之私德。而不知公眾富美之義也。故國富民生無藉也。欲求富美文明。獎民美屋為上。美器次之。衣服為下。若飲食則為奢侈。宜厲禁之。國民明乎此義。則富源有基矣。吾粵人也。今試以廣東省城之舊譬之。其人口百萬。其為屋十萬有奇。大約公所會館。大富家。值十萬者百。共千萬。值五萬者四百。共二千萬。值二萬者千。共二千萬。值萬者萬。共一萬萬。值五千者四萬。共二萬萬。值千者五萬。共五千萬。是已合值四萬萬。以抵押半價言之。應押二萬萬。廣東近者殘破。自不值此。然在承平時。增此二萬萬。流通於一城中。則農工商礦。由此二萬萬。以舉實業者。以增出產。以養貧工。展轉相生。富利何限。此尚為省城也。請以縣城言之。吾聞潮州之海陽。邑居三十萬家。屋五萬有奇。其十萬之屋十。其五萬以上之屋百。其二萬之屋千。其值萬之屋一萬。其值五千之屋一萬。值二千之屋二萬。值千之屋二萬。其值二萬萬一千六百萬。以押半價計之。應添有一萬萬以上。流通於一縣市之中。舉以辦農工商礦之實業。以增出產。以養貧民。展轉相生。富利何限。若順德香山。亦其比也。此猶為縣城也。以吾粵大鄉計之。若順德之龍山。龍江。容奇。桂洲。番禺之沙灣。新會之外海。南海之九江。沙頭之類。計之。大約人民十萬。屋萬家。地方十里。其祠宇值十萬以上者十。祠屋值萬以上者百。其屋值五千以上者二百。值三千



以上者千。值二千以上二千。值千以上者五千。值五百以上者二千。共值一千九百萬兩。其桑畝值數百。今姑以畝三百兩折之。十方里之地。除山林村宅三分之一。得六萬畝。應值一千八百萬兩。屋押半價。應增銀九百五十萬兩。地押十之二。應值三百六十萬兩。合應一鄉增銀一千三百一十萬。以流轉之。以舉農工商礦之業。以增出產。而養貧民。展轉相生。富利何限。此極當之鄉也。若吾鄉銀塘小鄉之貧者矣。男女人口三千。屋五百。田土三千畝。祠價三千以上者十。祠屋價二千以上者一百。值千以上者二百。值五百以上者二百。共值五十三萬。以屋押半價計之。應二十六萬五千。地畝一百。共值三十萬。以地押十之二計之。應得六萬。吾區區小村。驟押得三十二萬五千兩。流通於一村之中。以舉農工商礦之業。以出生產。以養貧民。展轉相生。富利何限。夫以直隸河南廣西雲貴之鄉間。茅竹為屋。畝地千錢。誠難押值。然都市仍有可為。地價仍有可恃也。苟若吾粵與江浙四川之比。以發富源。則可自生風雲。不可思議矣。蓋屋與地為人民所自有。富民以屋與地組合而供抵押。則可出債券。有債券。則可得金幣。復抵押以得金幣。而以舉農工商礦之業。相引於無窮。故知此義也。但得大縣之地。試之。其富利已不可思議。若以吾粵言之。各縣各鄉各族。皆有公業。公產。若順德之青雲社。東莞之萬頃沙。歲入皆十數萬金。各鄉族之公產。祖嘗亦歲入萬數千金。小者歲入數百。若組成興業銀行。或興業會社。以不動產抵當得款。展轉分潤。以舉農工商礦之業。可一舉而成之。夫歐土市府小國。數十里之地。若漢堡。伯雷。問之類。能富其國。歲入萬萬。



園宅艷麗士女昌農工商名天下者豈有他哉。有國家紙行出紙幣以豐其國。有興業銀行以豐其民故耳。又行於布加利牙之新國。百工竝作。公所渠道屋宅偕興。日不暇給。得新理財法故也。安有以萬里之廣土衆民而患貧者哉。或疑建築太多。投機必盛。盛同賭博。中產易敗。貸款無歸。故德土地抵當銀行倒者。至五家。羅馬亦有聞焉。街市抵押似不可行。豈知此論乃土地抵當盛後之事。與吾國今情無可抵押。事勢相反。即試問巴黎市抵押占土地抵當銀行十之八。凡百萬萬。何有弊乎。若吾國今無起本之地。尤不可因噎廢食也。（論詳見下）今吾國經破壞後。民尤貧。地宅尤賤。不能比昔時。若善為勸業銀行補助於上。大獎興業銀行。鼓行於下。以不動產為抵押。廣興電車電廠鐵路輪船。自來水煤氣燈排洩渠。及開河渠。修馬路之業。以業生富。但起本有賴一年之間。舉國變色。二年而規模有效。五年而民豐足。十年而農工商礦之業。霸於大地矣。

何以設股票交易所也。吾國商務不振。資本乏絕。今人人政策。皆知不昌實業不能富國矣。然實業出於資本。資本有實有虛。各國股票日日出售。商店人家可藉抵押。銀行可以為保證準備。於是紙幣可以多出。蓋真公債同一妙用焉。皆以為增資本之法。若股票不日售。而為私人定質。則商店抵押無物。銀行無以為保證準備。而紙幣不能多出。即資本不能大增。故以金為商務公司資本。同而股票流通。則為生產物。股票不流通。則為不生產物。股票流通則可化一為萬。股票不流通則以一為一。止是不生。而無用矣。同有金錢資本。而善用焉。



與不善用。相去如此其遠也。吾國商務股票。皆一二人一二人家之私業。定價而不能流通。別為生產商店。不能抵押。銀店不能以為保證準備。欲多行紙幣。其道無由。雖欲增資本。孰從而增。蓋無股票交易所。以為之流通故也。且股票交易之法。非止為增保證準備。多出紙幣而已。又有非常大利存焉。歐美公司之法。股票散之市。有注名者。有不注名者。其購得公司之股票者。其望收得公司之溢利者。少。望日以其股票售之市場。而獲利者。尤多且大也。蓋商務之溢利。吾國必一年乃計。而分之。股票交易之溢利。則日日可得。且有驟漲。夫歲分溢利。與日分溢利。相距以三百六十倍計。則至相遠也。入紐約之股票交易所。開於晨九時。散於午十二時。購客列坐。爭呼於樓。主者高聲算畫於下。數時之間。商務交易。以二十萬萬計。有大贏者。有大敗者。大贏有至萬萬者。於是傾動國產。馬片時片紙。畫諾飛電。而畢矣。夫以二十萬萬之貿易。若運致金錢。而彼此數之。懋遷商貨。而論價移貨。費千夫之力。十日之工。以市易數百萬者。恐未易集事也。若加數百倍。而為二十萬萬。恐吾中國之大人民之衆。終歲商賈之勞働。亦不及此也。然不過紐約半日早市之交易耳。紐約市易。固日日有此。則一市而當吾全國三百六十倍之交易也。夫交易大而多者。工商盛而資本繁。市易少者。工商少而資本少。即可以其倍數計之。此吾國所以極貧。舉四萬萬人之富力。而不足當歐美市場之一吸也。夫貧富之競。十則下之。百則奴之。千則滅之。當商爭之世。而若此。能不為奴滅乎。或者曰。此投機也。得無害民。然以紐約計之。就購股票者。均計得失。勝者七十五。敗者二



十五以多數取決。則從其勝者。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兩利相形則取其重也。故紐約市三十年前。無股票競賣時。富百萬者僅百人。富千萬者寥寥。自有股票競賣後。富萬千者百人。富百萬者千人。此其成效不可廢矣。然架空賣空。皆以一紙積三十年。銀行必一倒。敗美人早知之。至丁未年冬。未及三十年。美銀行累至大倒。其已事矣。美中富人。懸重賞以求銀行免倒之術。至今未得。而大利所在。歐美行之如故。而益盛。卒不能因一噎而廢食也。或疑商務之股票日轉。人不望商利之溢。則公司工商之業。豈不敗壞。則不然也。歐美人之為商業。其立法至巧妙矣。彼招股之董事。必富實。或有才望之人也。彼之督勸其工商業。至精且勤。惟恐其無溢利也。惟其諸董事所據之資。必已過其公司之半數。而後有權操縱其商業。與資本焉。其所溢利者。過半為諸董事所坐收者也。雖然。其中更有妙法焉。公司無溢利。則股票無人過問。欲出售而不能也。公司常溢利。則股票永不落。諸董事亦無妙法以獲無窮之利。於是諸董事時為起落。任其報告焉。當股票大漲之時。將其所有之股票大售之。則獲大利焉。已而巧報商務不前。今股票驟落。而復以賤價收之。又獲大利焉。頻為起落。則同一商業之中。而獲利無算矣。購得股票之股東。既以股票日售之。買之。不過借股票以為競博之計。於其本店之贏虧與否。得利與否。意不在是。不過計也。其得股票也。如五日京兆。如旅人三宿。既不望其終歲之溢利。亦不憂其終歲之虧敗。故不憂其商業之奸欺也。是以其信公司而購股票易也。若其督商務之實業。收商業之實利。勝則大益。敗則大虧者。彼諸董事



十數人。或大股東百數十人而已。然是諸董事及大股東。既有股票漲落之頻。獲其利。又是十數人。與百十數者。皆互能監督稽察。而無能欺之者。亦與吾小工商業之屬於一二人。以便於督察同也。是以其工商之業。甚穩而日精進也。雖然。其任意報告。時為漲落。亦必稍依實事。以信眾聽。而不欲行欺盜焉。蓋在半虛半實之間。以行其或漲或落之術。其妙用。亦與公債紙幣等。故諸董事者。既獲一年中商業真實之溢利。又獲無量數股票漲落之溢利。虛實並進化。一為二。為無數。故其致富易也。歐美中商人。但能積資望。為人信從。可招股者。必致巨富。用此道也。若如吾國某某鐵路。某某公司。純行欺盜。以求利者。則無恥而又無術。又歐美公司之所不屑為也。今吾國公司。不為人信。則股票不盛。而大工商業不成。若有股票市易所。以流轉股票焉。令大股東為董事者。得務其實業。又時其漲落。以獲利。自不屑為欺盜之舉。令小股東競買股票。而日售之。不理公司之贏虧與否。自不致視公司為不信用也。然則必有股票市易所。而後公司乃見信。而獲利乃可大增也。或謂公司既多。則小者必併於大。而大公司必併於托拉斯。如投機無定。中人之產。必為吞敗。競股票市易所之不可行。此審中國今日之情勢也。中國今者。公私交匯。幾成赤地。全在增資本。獎富實耳。資本增矣。富豪多矣。而後貧者依以謀生。中產得以漸富。地利賴以廣闢。大工商賴以舉辦。而後國賴以立。吾遊美西。烈論之鄉。闕山六年耳。而十里之中。樓閣抗山。園林繡野。相望電車曲折。畢至。銀行信館戲園公會之地。畢備。且妙麗。幾冠美國矣。則紐約數十富人。合資營之也。又



布滿之有火油。表之有佳礦。一呼而集。期月而成。大市地利咸出矣。吾國若多富豪如迦利。忌落基花路摩根者。豈止內地之農工商礦可大起。即遠邊之遼蒙回藏之實利。可速拓殖。中國之貧民。豈復憂生。中國之富源。豈可思議也。故今全國才英。竭力盡智。皆以為增資本。獎富豪計耳。若遽憂股票市易之有弊。與夫投機之有害也。是與不識中國之奇窮。而欲行社會均產之法無異也。知防弊之義。而不知獎富之謀。是與於顛倒本末之甚者也。吾固持賭博之害者。然非以論於救今中國奇窮之時也。

此注於

此段本不欲附入。恐有獎厲投機之疑。然實不能不也。但當節之附。

今令各通商大市。開股票交易所。以漸推行於內。又曉令各公司商店。以商業註冊製為股票。以出售。各報推發之。則股票流通。商店可以抵押。銀行可以為保證準備。紙幣可為多出。而後資本可計日大增也。若慮投機不穩。則政府可隨時禁限之。然投機之業。今未能開。即開之亦止。可本國自為競爭。而萬不可與外競。去年椽樹之虧。可為殷鑒。蓋以瓜皮小艇。而與四萬噸之鐵艦競走。未有能任其浪者。是則可戒也。

以吾此說行之。先定國民銀行。以集中央銀行之資本公債。而發行紙幣於上。各省縣鄉。有組合銀行。以交通國民於中。有勸業興業銀行。股票交易所。以裕民於下。有正金銀行。以平通滙兌。借貸外債於外。有特權銀行。以闢富源。佐邊用於邊。數者並舉。而中國猶患貧者。未之有也。



致北京電

北京黎大總統段總理鑒。吾粵大亂。生民塗炭。頻接鄉人函電。慘不忍聞。龍濟光固盤踞。縱橫致生潰裂。海陸之變。吾親友多遭慘殺。尤為痛心。然既為大總統命吏。僕即令徐勤。罷兵軍務院。惡龍只有効之。而聽大總統處置可也。護國軍既擁戴大總統矣。袁氏既殞。大總統繼位。天下歸仁。則護國軍應即罷兵。各省應銷獨立。中國乃可統一。而求治安。乃護國軍尚假道欲取江西。今總統即位二旬。後舊約法已復。舊國會已召。護國軍竟攻韶州。清遠三水。詔電皆稱李軍先攻。無論孰為先後。要之攻大總統之命吏。勢同敵國。則非擁戴大總統而似背叛大總統矣。經即電岑雲階。申以大義。請其罷兵。雲階素有威望。本僕至交。昔在戊戌。曾薦為粵藩。然今歸自海外。久無親卒。既難統下。恐難定亂。則吾粵民受兩軍戰禍。痛慘無窮。且各省效尤。國將分裂。即可召亡。有為以憂。以懼。竊惟廣西都督陸榮廷才武公誠。部眾精練。如戚家軍。行軍秋毫無犯。粵人咸服。若令調督吾粵。必能安解龍軍。救粵民於水火。伏乞明公哀矜粵民。立下嚴令。命粵罷兵。即令陸榮廷督粵。則粵民數千萬。出於水火。感拜公賜。再湖南變亂。有前參謀長唐蟒才。氣豪邁。英姿颯爽。解衣推食。與士同甘苦。有古名將風。若令督湘。必能鎮亂。為國得人。伏希採擇。有為叩麻。

覆段國務卿電

北京段國務卿鑒。馮電敬悉。執事公望公才。總戎威重。國基奠定。薄海騰懽。僕歸卧海濱。



無裨國事。公搜巖訪獻。過承不遺。又辱嘉招。並諮大政。感深厚意。即欲秣馬戎行。北首燕路。惟久病漳濱。奄綿兩月。莫由親承。明問側悚。無任。門人徐勤。公忠直亮。達識通才。以公底定國難。即在粵罷兵來滬。今遣為代表。面陳一切。若公接見。垂訪之。如僕之面覲也。康有為徑。

### 覆黎大總統電

北京黎大總統鑒。真雷故悉。頃承派郭君同來滬。屢辱虛問。仰見搜岩訪獻之盛心。門人徐勤。公忠武直。以公即位。罷兵來滬。熟於粵事。頃派為代表。晉京。今遣謁台端。面陳一切。伏望接見。垂詢。如僕之面覲也。康有為宥。

### 覆黎大總統電

北京黎大總統鑒。陽電欣悉。承告繼位。仁聞早布。薄海騰懼。民權久喪。已非共和。望早召正式國會。依葡例。凡舊章除與民國觸背者。仍奉行。其袁氏自改新制。悉罷之。救民生。籌克現求統一。保治安。人心大壞。徒法莫救。望尊德化。興仁讓。重節行。與民更始。猶有望也。僕蘇武在外。適十九年。歸卧海濱。無裨國事。乃公即位之日。萬幾多難。辱承不遺。遠勤訪落。且感且慚。後國有大事。必有以報命。康有為青。

### 致岑都司令書

雲階三兄大鑒。契闊念年。同經大劫。申壬之際。助公經營粵事。想知鄙忱。公奔走艱難。仗



義秉鉞。頻見孝懷。備悉種切。僕皆力贊。及軍務院之成立。歡忭無似。曾由浙督遞電祝賀。天幸國賊自隕。黃陂繼任。既為公所首先擁戴。又為天下所朝覲謳歌。僕即令徐觀罷兵來滬。以為天下統一之倡。昨黃陂派郭君同家滬。請僕北行。僕面詢此事。謂黃陂志意自由。與芝泉和衷共事。並無帝尊派督制之事。梁士詒葉公綽周自齊曹汝霖章宗祥等。皆已出天津。或相繼辭職矣。惟自黃陂即位多日。未見各獨立省之賀電。西報疑怪。不獨國人。乃二十日來。獨立不銷。豈有不銷獨立。而為擁戴黃陂者。豈有不求統一。而稱護國軍者。頃乃明攻韶州。南據英德。近聞莫榮新由河口攻佛山。林虎由新會攻省城。車路斷絕。居民驚避。即在吾鄉。居西樵數十里內。人家百萬。士女流離。婦孺悲泣。吾鄉連年大水。苦難已甚。今更避兵奔逃。親友無數。飛電泣告。吾既為吾鄉人憂。哀更為全國分裂而致中國亡。而大憂哀也。李協和才氣無雙。癸丑之事。吾所敬愛。然鄉人函電。皆謂李軍先攻。無論先後。龍濟光雖盤踞反覆。乃中外共認之大總統所委任。此豈得謂為帝尊黨所脅之命令耶。惡之則効之可也。若兵攻黃陂。命令之長吏。是與蔡松坡攻。袁之陳宦何異。則明叛攻黃陂也。愛丈人者。愛及其屋。烏豈有愛戴黃陂。而可攻其命吏乎。且在松坡攻袁。則天下共贊其高義。若黃陂仁聲仁聞。中外稱美。公之攻之。天下其謂公何。出師無名。人心必失。袁氏挾全國之力。猶不能當蔡松坡之義兵。此何故哉。以失人心耳。公之力與袁何比。聞黃陂即位後。肇慶尚日招兵。日借款。僕始不信。袁賊死矣。欲攻何人。立心何在。若



欲圖內亂。則是亂國軍也。非護國軍也。則是恐中國之未亡而促之也。今不能不信矣。中國今何時耶。豈可內自分裂耶。印度各省自立自王。自分自亡。甯不鑒耶。今印度諸王為英人監視。一步不能行。一錢不能用。一客不能見。實一囚耳。公等豈有欲為囚乎。昔拿破崙惡德之強。誘德藩王。遂弱而滅德。今列強虎視。豈不可憂乎。何苦為虎俵。以自殺耶。以公愛國。必不為此。得無左右弄權。誤聽煽惑。望公日夜思列強虎視。耽逐。勿為亡中國之禍首。勿塗炭無量之生靈。恃與公數十年至交。敢為黃帝堯舜五千年之中國請命。為四萬萬之同胞請命。望垂哀憐。立行罷兵。望以此轉雷唐都督。蔡提督。劉都督。陸都督。同銷獨立。以求統一。以保治安。以符諸公擁護黃陂之原誓。中國幸甚。若不聽僕言。公等甘助漁人之利。而為印度亡之囚。王僕誠不忍見也。惟公圖之。威暑繁溽。幸自愛攝。康有為啟。

在浙之演說

兩浙為聲明文物之邦。人才之多。不可數紀。今日得與諸君子相聚一堂。欣幸何如。大抵教育事業。貴在因時致用。譬諸醫生治病。必先識病情。而後可以開方。今日學校所用之教科書。與中國古來文化。及與國民現時生活。都屬方不對症。美國教育。寓生活教育於學校教育之中。故人無貧富。各得其用。德國分而為二。貧者致力於生活教育。富者則因其才能而教育之。吾中國今日之教育。俱未足以語此。此則從事教育者。所當格外研究者也。中國文化垂五千年。賴以不散者。孔教耳。孔教之精華在經。故小學讀經。尤為當務。



之急。往昔士大夫勞精疲神。致其力於八股之中。吾人輒厭棄之。乃倡議興學堂。廢科舉。及今思之。已十九年矣。回國之後。考查所得中學。已日就茶菴。西學則仍多故步。數年之後。讀書者日益少。則離經叛道者日益多。欲祛其弊。惟有昌明經訓。使之教品勵行。以維持於不敝而已。又言教授者之對於學生。應以道不以市。市則如買賣然。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所謂交易而退也。若以道接合。則師道既尊。學風自善。日本東京大學。與慶應大學。其成績之不同。可為明證。此後諸君。當以保存國粹。讀經守教為惟一之責任。中國幸甚。先生人極樸素。道貌岸然。與時下所稱為偉人者。形式不同。演說時。嘗雜以詼諧語。與會人數約三百餘人。以教育界人居多云。

### 杭垣演說紀

康南海先生此次來浙。僑寓葛莊。藉攬湖山之勝。於十二日下午二時。應陸軍同袍社之招。欣然蒞會。軍官到者四百餘人。劍佩趨踰。頗極一時之盛。首由周參謀長主席。略言康先生此次來浙。吾人不可不一瞻其丰采。一聆其言論云云。遂請先生登壇演說。略謂武力為文明之本。如屋之有椽。如鳥之有翼。吾國家將來如何。即在諸君之手。鄙人在外十九年。環游地球三次。到德國十一次。到英國八次。到法國七次。回思十九年中。看吾中國一年低一年。好如夕陽下山。故今天有幾句話。望諸君注意。吾中國倘然果亡了。吾們就變了緬甸。可不必說。至於吾國將來。與各國若何關係。則又未便說。祇好說幾句老生常



談第一要愛國。第二要奉法。第三要知恥。第四要有勇。最終言人之所貴者。在靈魂身體。雖死靈魂決不死。如古之于忠肅岳武穆。關壯繆。英靈自在天地間。即靈魂不死之說也。願諸君勉之云云。演說畢。即由周參謀長宣告散會。時已鐘鳴五下矣。

### 致北京電

北京大總統段總理鑒。漢唐宋初業經大亂俗敗。皆以孔教復邦治。今國體雖異。人道豈殊。而人心壞極。豈法政所治。人非天不生。非教不立。故敬上帝拜教主。文明國之公理。耶教博愛可尊。無如吾俗難廢。祠墓佛教養魂可尚。無如吾俗難盡。出家若又棄孔教。則蕩佚為禽獸。國將亡。近有廢小學校讀經之議。有攻禮義廉恥之論。議員請廢祀天祭聖。而有司禁拜孔子。明令各省。可悚可駭。今公執政。大亂甫定。民生憔悴。國勢顛富。民強國之政。未一舉。乃先以棄教誘民導惡。失天下心。鼓志士怒。貽百國笑。甚為公羞。甚為中國危之。萬國禮教主無不跪。中國民不拜天不奉耶回。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昔日本大臣犬養毅與僕言。笑吾國會提議之謬。蓋大教典禮。非議院所及。非有司所得專。葡萄牙憲法。有舊章不與民國相抵觸者。照行。請大總統以葡例。提交國會。并以祀上帝拜教主之大典。永不提議。丁祭期近。立飭各省祀孔子。仍行拜跪禮。以免大教隨人反覆。同於兒戲。中國幸甚。昔承虛問。今遇此大事。除電內務部。用特聞。伏希裁察。有為歌。

### 致內務部電



北京內務部孫謝二長。文明國必有教。歐美禮教主必拜跪。其不他拜者。專敬於教主也。吾國數千年。尊孔子皆拜跪。禮至嚴。凡禮俗非議員所宜及。更非有司所得專。今國勢再造。風俗壞極。百度未修。弟與敬虛主內務。初執政而先禁拜孔子。以失人心。為外國笑。為攻教之導。甚非所望也。呂戴帥光明來函。已認過望。弟察納。更電各省祭孔聖者。照行拜跪禮。并代呈黎總統段總理定案候覆。有為。

### 致國會議員書

國會議員諸公公鑒。聞議員有提議廢祀天祀孔案者。不勝悚駭。夫敬上帝尊教主。固中國數千年之大典。四萬萬人之敬禮。亦各文明國之公理。非創自袁世凱也。今風俗墮落。人心大壞。有識驚憂。外人諷刺。今乃以敬天尊聖為清國民之觀聽。則必廢棄上帝。掃絕孔教而後可。不知納國民之觀聽於何地。而後能清淨不淆乎。今大亂甫定。國勢搶攘。民生憔悴。國權喪失。外人致誚為世界之空土。自由行動。若不聞見。不敢問也。問諸公早作夜思。何以安國強國。何以富民教民。盡日力之謀議。尤恐不及。乃於國利民福。未見一事。而首議廢祭天祀孔。謂為謬制。何其顛倒。一至於此。夫各國之為治。各有其歷史風俗。而各國之若違其歷史風俗。而可以為治。未之有也。考各國憲法。於信教自由外。仍特立其國教。以示尊崇。意大利瑞士。歐之一等文明國也。其意之憲法第一條。許信教自由。而以羅馬加特立為國教。瑞士潘拿州憲法第八十三條。許信教之自由。而八十四條。以新羅



馬篤教基督舊教三者為認定之國教。若西班牙憲法許信教自由。第十一條以羅馬為國教。其教及教士政府特保護之。丹麥許信教自由。而其憲法第三條以哀克利斯威安塞克利由德紐斯為國教。政府特保護之。此二國亦文明之弱國也。而憲法特別保護國教。而無碍其信教自由。聞突厥憲法許信教自由。而第十一條以摩訶末為國教。立有教部所在。特立學校。博士助以經費。甚至挪威亦歐士文明國也。其憲法第二條以路德福音教永為國之公教。人民須以教其子弟。他教不得入國內。智利憲法第四條以加特力教為國教。而禁他教及拜之者。瑞典丹麥那威突厥智利之法。非其國教之人不得為大臣。暹羅憲法許信教自由。而以佛為國教。凡此皆弱國。猶得自保國教。不肯徇信教自由之義。妄慕世界潮流之趨勢。而自棄其國教也。故歐美各國雖信教自由。立義平等。然亦因其習俗有所獨致。尊崇故奧比班之帝王。則獨尊舊教。英德荷之帝王。則獨禮新教之廟。英王之銜於其國內。號為新教之保護者。其惡士佛大之學。檢布力士大學。今學生晨起必禮拜基督。豈因校外教生徒而自毀棄其敬教之大義耶。美之信教最為平等。然總統即位。官民因事。必手按基督之經。而發誓。亦不因異教人而改其禮也。議者豈又詆德英奧荷班比美為政教不分。宗教不平。謂其能應世界之潮流耶。議者尚未知世界萬國爭教之掌故。徒聞信教自由四字。而發此橫議。何其愚妄哉。夫上帝孔子之大祀典。只立於官。而禁立於民。在昔固有過尊之弊。如議者之言。既知孔教為國人所信仰。輕語廢棄。



為害滋大。尊崇其教。可以風世。今以尊天尊孔為清國民之觀聽。而特廢數千年相沿之大祀。而民間又無他廟致敬。是明示以推抑其典。風世以廢棄其教。又一日。尊崇其教。以風世。一日。勿清國民之觀聽。自相矛盾。意義尤不可通。若其為害滋大。令國民所無敬仰。慕思。則只有導國民以縱欲敗度。貪利忘恥。絕學捐書。險詐詭譎而已。是以今風俗之隳落。猶未至。人心之敗壞。猶未極。廉恥之喪。絕猶未盡。從而鼓勵教導之也。陷國民為無教之禽獸。此誠貽世界笑談者也。以此立國。未之前聞。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國人開口皆言民意。雖袁世凱之專制。亦假託於民意矣。夫議員代議員者。號稱代民意者也。然必如瑞士之國民。人人皆得預議。乃為真民意。若代議制。何嘗得真民意乎。至於吾國。須八十萬人。乃舉一議員。試問八十萬人。箕風畢雨。各從所好。而代之。然必不盡失民意之公意。乃可為議員也。今試令吾國人。皆如瑞士例。皆得預國會之議。吾可決人。人皆尊天尊聖者。此中國最良之習。乃天理民彝所在也。其不以尊天尊聖為然者。必不得萬分之一。決從多數。果何取焉。凡有司於禮典。或病或有事。多遣人代之。有司即有非從孔教之人。其行典禮時。固有羣僚可以恭代。豈可因將來一二異教之有司。而廢中國數千年之敬禮。違四萬萬之民意。導國民於慢天棄教之大惡哉。且各國議院。祇議政法。若夫國教與禮俗。不在提議之列。昔日本前文部大臣大養毅。與僕大笑。吾國議會提議種種之謬。若今所提議。有識者亦不當交議。以免貽世界之笑談也。葡萄牙之改民國也。



其憲法有曰。凡歷代典章。不與民國抵觸者。照舊奉行。今吾自改民國以來。廢棄上帝孔子之祀。禁學校之讀經。自以為事事刷新。破除舊習。故近者論者。有掃除禮義廉恥之說。頃內務部專行禁止拜跪孔子之例。聞又將禁學校讀經矣。是故子弑其父。男女淫佚。反覆盜篡。風俗敗壞。無所不至。是不止以清室為非種。而革其命。並革中國數千年禮俗教化之命。乃並以孔子為非教。而革其命。並以上帝為不神。而革其命。是與武乙之射天。朱元璋之射孟子。何異。全國人心之失。良由此也。人雖無良。合四萬萬人。亦何至吞上帝以一牛。絕孔子之俎豆乎。若必欲議行。則惟開四萬萬人大會議而後可。否則四年之間。隨人反覆。視大教若兒戲。貽笑外人。非細故也。若議者之說。引回漢之爭議和團之事。則於今教無關。可勿置辯。嗟乎。孔子曰。人非天不生。故祭上帝者。報本反始之義也。人非教不立。故祭教主者。尊德樂道之誠也。中國四萬萬人。雖無良。何至並上帝與教主而廢棄之。貴院諸公。民獻之賢。多有學識者。幸力為維持。且宜照葡萄牙例。定一憲法。凡歷代典章。苟不與民國抵觸者。皆照行。其大教典禮。永勿提議。中國幸甚。大教幸甚。故希雅察。不宣。康有為謹啟。

### 致北京書

宋卿大總統。芝泉總理。鈞鑒。猥辱嘉命。派王君芝祥。奉惠書來。翹車乘。招我以弓。以憂國而詢黃髮。為汨行而訪洪範。書辭之推許過當。使者之敦勸彌殷。既仰側席之誠。敢效



踰垣之避對使三復感愧不任。即當秣馬脂車。北首燕路。惟近竊覩當道措施。殊有令國人駭愕者。當大亂之甫定。正國是之糾紛。民生多艱。苦墮水火。四海困窮。喪其樂生。外侮日驚。內難未已。靜察風俗。人心之瀉變。尤覺禮義廉恥之皆亡。在野者咸引為殷憂。當國者宜若何補救。物恥何以能振國。恥何以能興人。恥何以能明兵。恥何以能雪夫。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才任能。衛文所以興也。或大亂之後。宜與民休息。曹參清淨。不擾漢初。所以治也。其先後緩急之序。若何推施。其綱目條理之詳。若何舉措。此乃救國之實政。即為安民之宏規。合中外古今。無以易也。今南北尚睽離。新舊不相容。乃當塗者。惟內訌是事。惟自擾是務。大則地方省制。民選之紛紜。小則督軍省長官名之改易。甚至外交長官。虛無久缺。邊釁眈眈。逐置若妄聞。其他糾紊。難以偏舉。甯流頭顱之血。而不肯少去權利之心。甯忍中國之亡。而必力爭黨人之勢。故兩月來。不聞一經國之圖。不見一救亡之策。隱憂方危。疑大禍在眉睫。乃議員建議之先聲。在黜孔教。國務有司所先行。在禁拜聖。今天下駭怪笑罵。豈不異哉。夫今萬國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無教。今中國不拜教主。豈非自認為無教之人乎。則甘忍與生番野人等乎。夫制禮之意。有本有末。有內有外。有文有用。必本末內外。文用備隆。而後為至敬。故內心至敬。外文至服。或謂誠敬在心目。中不在肢體之屈伸者。然則對越上帝。亦可以箕踞坐卧行之耶。蓋自歐亞美非之地。佛耶固婆之教。無不膜拜主教者。數千年來。無論何人何位。無有敢議廢教主之禮。黜教



主之祀者。蓋教主者全國人之魂。即為全國人之事。議院且無殺帝王所不敢。何有於內務部國務院而敢專議擅行其拜否耶。惟法國大革命時不拜基督。而拜一妓。致百日而殺百廿九萬人之大禍。假令今歐美有人議不拜教主。必全國大譁。而公誅之。然實無敢提議者。況於實行之哉。況於議廢祀哉。夫內務部與國務院歲月易人。而在位者。人人殊意。若內務部與國務院而有專擅廢拜之權也。則今日甲為內務部與國務院。而禁拜教主。明日乙為內務部與國務院。則復拜教主。則日月一改。尊教之禮。不等於兒戲乎。即國會之議憲法。亦四年四易其議矣。若議員而有權議黜祭孔祭天之祀也。則今日憲法削之。他日新憲法又增之。不幾視大教為戲劇乎。在今諸公讀孔子之書。行孔子之倫。乃敢攻孔子。不解何由。或惡孔教禮義廉恥之嚴。不使其縱欲營利之行。故必毅然破之。後便耶。或出媚外好新耶。然萬國視我。其謂之何。今內無主權。是謂無政府。外人自由行動。謂為世界空土。是謂無國。猶太已亡二千年。而猶太之民。猶特別存於萬國之中。為其有教也。今我萬里之土地。四萬萬之人民。猶在也。而先自棄其教。是謂無教。夫政府之失權。國勢之微弱。或自前人為之。猶曰無可如何。若棄教。則當塗者自造之。豈不奇哉。夫為上者。章志貞教。昭示好惡。旌別淑慝。樹之風聲。故漢高祖入魯。陳太牢以祀孔子。宋太祖嗣國。下四拜而敬先師。今以教主孔子之神聖。必黜絕而力攻之。是導其民於無教也。其行政議政。若彼。所以化民成俗。若此。是惟恐上有道揆。而下有法守。四維猶有一張。萬方猶



未同惡。賊民猶不盡興。死喪尚太。延日也。然凡此皆非公所為。亦非公之意。不過強徇僚  
案。為人受過。然公當軸執樞。天下後世謂攻孔降祀自明公始。以此失四海之人心。隳千  
古之名譽。為中國危之。為公恥之。僕雖無似。安能立於無政府無國無教之地乎。僕性迂  
愚不解。反覆媚俗。雖三周大地。游徧四州。經三十國。日讀外國之書。而所依歸。在孔子之  
學。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作諫書。以易通陰陽。以中庸傳心。以孝經却賊。以大學治鬼。  
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當塗者。既以攻孔為職志。則僕之迂學守舊。  
自審難容。雖權發憤前驅。惟有却曲裹足。然以今國勢之危迫如此。國權之隕落若彼。既  
當颶風淫雨。飄搖之會。同在漏舟破屋。棲處之中。僕亦中國之一人也。棟折榱壞。將同壓  
焉。昔既不忍。謬嘗捨身破家以殉之。今豈能一日契然哉。况躬逢明公斗樞幹化。緇衣好  
賢。宵旰憂勞。日明求治。僕雖文質無底。亦欲進盡忠言。冀竭涓塵。仰裨大政。豈有盤桓自  
悶。避心。以明公既足用為善。拳拳相望。無盡望。公提議。照葡萄牙憲法舊章。不與民國相  
抵觸者。皆照章奉行。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縣學宮。及  
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廢。污萊。勿得以他職事假貨。侵占。且令議員有司。永不提議。則  
海內興起。知所嚮往。人修廉恥。家知禮節。僕距躍三百。自當北首應命。懷抱萬千。不能盡  
達。今遣鄭浩王覺任代表。進京代陳一切。二君學行皆高。器識深遠。幸垂嘉納。俾盡區區。  
昔者舜禹懸鞶。設鐸。以召直言。惟明公好善勤勤。故僕亦獻誠。芻蕘。敢布其愚。伏惟裁察。



秋風多厲。引領增勞。為國節宣。書不盡意。

### 復朱省長電

廣州朱省長並轉陸督軍同鑒。橋帥過滬。失迎至歉。得電知視事為慰。承問感愧。聞幹帥抵粵。咸慰雲霓。徧地瘡痍。望二公救散兵。治盜安民。保商禮賢。尊法不畏強禦。其有豸乎。有為。

### 甯垣學界歡迎先生紀

先生於前日由徐州來至甯垣。寓住督軍署中。備受馮華甫齊震巖軍民兩長之歡迎。甯垣學界。以南海先生為教育界泰斗。咸欲一聆教言。以宏造就。特於初四日午後三時。假高等師範為會場。開歡迎大會。男女各校學生。皆整隊前往。中外來賓。數約五六千人。先生蒞臨後。由高等師範省立第四師範農業工業四學校。依次奏樂鼓琴。致歡迎之意。復由教育科長盧紹流君。備述甯垣人士仰慕先生之誠意。先生遂就演說席。鞠躬而言曰。鄙人寄跡海外。已十九年有餘。遊歷三十餘國。每一念及故國。憂心如焚。今幸無恙歸來。得與諸君聚首會場。誠為畢生幸事。猶憶去國之時。學校規模。雛形未備。今則農業工商。以及女子學校。均有。此大多數之莘莘學子。將來造福於國。國家前途。實無可限量。然歐美各國致富之由。咸以農工商為最要。故農工商三項。即為國民託命之源。與孔子之道。同一貫澈。不可須臾離也。今日自負知時之士。動以孔子尊君。倡言廢孔。殊不知一肆之



主亦謂君非定皇帝已也。孔子之道以修身為本。無論是何宗教。如耶穌。如天主。如印度之婆羅門。皆非修身不可。是孔子之道如長江之海。為萬流之宗。而必欲廢棄之者。無異於人之自戕也。且孝弟忠信。為立國之大本。試思諸君。不以孝弟加之於人。豈能使人盡孝弟於我。此孔子之道。所以不能廢。如廢孔。則為無教之國。國且將不國矣。今日中國之人。遇事倣求歐美各國。亦有不可效法之事。必求其善。而去其不善。此日本之所以富強也。若徒務虛榮。不求實際。是猶繞道而行。不走由滬至甯之捷徑。而假道浙粵歐美。印度以還也。長此不悟。富強無期。諸君其共勉之。鞠躬而退。鼓掌之聲不絕。五時奏樂。振鈴散會。

### 致大總統書

宋卿大總統執事。頃奉還教。以粵海道尹王典章為循吏第一。許特予褒用。仰見公激厲吏治之盛意。側仰不任。鄙人去國二十年。足徧四洲。而故國名山。多未游覽。頃者秋高氣爽。徧遊江南諸山。宿茅山陶隱君松風閣。松濤謨謨。日月蔽虧。烟霞蓊鬱。及登大茅峯頂。壯觀飛揚。如出天外。想像飛昇。遂忘人世矣。入山日深。常旬日不得見報。故於國家事變。閤漠無所聞知。頃得閱報章。乃知鄭家屯案之失權。若彼老西開案之鬭爭。若此。其他俄邊數釁。鑛山借款。及外交總長之多數。不能通過。致邊事聽人取携。無過問者。甚者內閣互爭。綿歷旬月。真陷於無政府矣。夫泛一葉之舟。於大海之中。又當驚濤駭浪。颶風洄洑。



之時。乃舵工爭論無主持者。即船必墮溺於重淵固矣。其他工商之一肆。人民之一家。童蒙之一塾。苟無主者。散漫無成。况以萬里之土地。四萬萬人之民。號為大國。而陷於無政。府耶。方今列強競爭。鄰敵逼迫。內經喪亂不絕如線。當歐洲戰雲彌漫之時。正我國閒暇。明政之日。及時圖治。或可求存。不幸又丁帝制之變。內亂半年。用兵數省。生民塗炭。羣盜滿山。四海困窮。國勢益殆。蓋國家每亂一次。國勢則弱一級。此固事勢之無可如何者矣。天相中國。袁氏自殞。段芝泉以北軍之帥。嚴重沉毅之資。受任於艱難之中。佐命於事變之際。擁立明公。鎮撫變局。調護南北。其功大矣。公仁聲仁聞。天下翕然就位之初。萬流仰鏡。翹頸企足。冀望治平。當是時。南北分爭。幾若敵國。北軍以南方為割據自立。南方以北軍為帝制餘孽。互相角峙。各欲鏟除。中國之勢。蓋危矣。惟公調而和之。消滅戰爭。彌縫猜嫌。苦心調護。投戈放馬。南北帖然。此公定亂之功。不可忘。亦至良之策。不可易也。然亦幸芝泉同心相與有成。故公與芝泉如大車之載。雙輪並馳。而後吾等得所託焉。僕私心傾倒。含哺鼓腹。將欲扶杖待觀太平。不意適月以來。外變之頻。警如此。內訌之日。深如彼。一至此之甚也。今當途行政議政諸人。皆受國民負託之重。或代民意宣達之任。當此國家危急。大變當前。若以漏舟泛巨浪之中。以茅屋當大火之側。卧薪嘗膽。開識布公。庶以救火追亡。猶恐不及。乃諸人幾若忘之所為。日夜講求聚謀者。皆營私黨爭之事。所為分曹百輩奔走者。皆爭權競利之為。其議院合數百之議員。所爭者若省長民選否也。道制之



裁否也。率皆不急之務。或多自擾之途。不變仍舊於國之富強無關。變之不善。或於民之治安有損。夫以大火焚屋。烈風鼓之。而救火者。從容雅步。玉佩瓊琚。辨房舍之應保全。與捨棄。論几席之位置。與遷移。苟非病狂至愚。必不出此。甚至以攻教為專職。以禁經為大業。惟恐四維之猶張。國命之太長。而速之也。試問諸公。皆一時之才秀。號稱知世界之潮流。自問良心。受國民之重託。代國民之宣意。甯如是乎。此所以國民莫不怒目。而天下莫不驚心。外人為之訕笑。而強鄰生其覬覦也。且夫法之責任內閣。與總統已難相安。至與美之國會同意權。至相違反。而萬不能並用者也。今責總理負責任。然其所擇國務員之同僚者。國會未必同意也。其得國會同意者。未必得總理之同心也。夫以總理不同心之人。而望其和衷共濟。必無是理矣。以國會數百人之多。而望其同心。必無是理矣。今舉周公孔子為國務員。則管叔霍叔武叔必不同意。故美國雖懸此例。實未一行。蓋實不能行故也。况又兼施以法之責任內閣乎。此辛壬年時十七議員會倉卒之所定。以之制袁世凱者。然袁不能制。反以害。今以兩皆無理之法。并行一時。必至一事不舉。百害叢生。內訌並興。外亂繁作。誠行此絕無理之制。祇有拱手賣國而已。夏秋間舉國若狂。動於感情。軍務院力爭於前。海軍力持於後。吾早知其害。派門人徐勤進言而已。無可救矣。故五月以來。外交虛席。至於半年。雖以陸子興之才。汪伯棠之謹。苟非同黨。必不用之。故黨制之禍。其用人也。不必材智德行。但問黨私與否。甯亡中國五千年之大。而必不肯捨分毫權利。



之私。此其成效亦可觀矣。故國人相聚而言，皆不以為民意所付託，而以為專制之變相。且謂受數百人之專制，其害尤大。以此行政，固已難服。文武將吏之心，况重以黨派之傾軋。南北之畛域乎。北軍俯首已就範圍，顧彼能聽總統之指揮，未必甘受他人之蹂躪。長此扞格不平，積纖成巨，由微至著，輾轉增加。怨惡曰重，竊思武人干涉之風，將不僅徐州會議之事而已。夫以南北之所由立，其道不同，相猜相敵，有不易諧也。公主持調和南北之大義，亦既行之而大效矣。然今者兩議院之中，則多為南黨之人。國務院之員，亦大半為南黨之人。各省新放理財治民諸吏，大率南黨人為多。在明公調護黨人之苦心，為天下人所共諒。即黨人借箸而籌全局，亦當存適可而止之思。而今且相迫日甚。近者有改易內閣之說，遠召徐菊人於衛輝，以僕至愚，却顧長慮，憂心惴惴，深恐巨變生於俄頃。大亂發於須臾也。夫窮寇勿逐，恐有伏兵；窮犬勿追，慮其反噬。今南黨之得意，可謂至矣。北軍之退讓，可謂甚矣。若迫之過甚，能保久無變乎。且夫今當塗所憑藉者，託於民意耳。而今民意怨怒，北軍皆知真民意所在矣。若以四萬萬之真民意，而排數百之非民意，而託民意者，摧枯拉朽，一映而已。南黨只數百書生，何以待之。夫民怒專制之數百年君主，可以革命。軍怒專制之數月民主，豈不可革命乎。黨人不量事勢，輕舉妄發，竊甚憂之。北方諸帥，則隱忍而保和平，能保其部將帖然乎。至是時也，豈能以武人不下涉政治之空論止之乎。今東方通信社電所傳，或言川滇起兵，路透電所發，或言廣東舉事。夫中國今日



至危豈堪再有內變乎。僕愛和平。陸幹卿公正而愛和平。故僕信此事必大謬不然。若其甚者。傳言謂某某人已預結鄰兵。又謂南人以此恐嚇北軍。此尤為謬悠之甚者矣。然而民心似水。可靜而不可動也。謠言似火。一星可以燎原也。僕亦中國人也。託命於諸公之手。今舉國人士。於此莫不知之。憂之。而不敢言之。僕不忍五十年故國之亡。又感深明公頻煩訪逮之雅。用敢冒昧流涕。為執事言之。以報執事。南黨民獻固多才賢。應知知止不殆之義。無犯亢龍有悔之戒。若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誠為黨人憂之。僕既無宦情。亦不入黨派。與諸公不知不識。不忌不爭。所為喋喋者。但不忍中國以內亂致危亡而已。故昔者告公謂國有大事。不敢自隱。竊以為段內閣不可忽易。兗生支離。公於南黨亦宜保全。令其不危敗也。區區之愚。亦公調護南北之意。惟公察之。朱浮曰。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仇讐者所快。今國命懸於公手。乃被髮救火之時。非同室操戈之日。惟公留意保全。芝泉勿為眾搖。若足一搖動。陷深淵而墮危崖耳。累及公不可救也。惟公慎之又慎之。徐菊人吾廿年前之故人也。今公召之。待以國政。以菊人老成持重。明於事變。必不妄有舉動。致撓眾怒。必不肯代芝泉柄政。以代任艱難。望以此書寄之。並代致意。朔風多厲。惟公為國自愛。千萬珍重。康有為啟。

致陸督軍電

粵經亂後凋殘已極。兩公德心才望。皆一時之選。粵人望公救於水火。人情火剛水柔。必



有異同。韓范同朝，亦有齟齬。但望為國同紓艱難，和衷共濟。康蘭交為千古美談，二公何遽讓康蘭而棄吾粵乎？幸勿各拂衣以安吾粵，不勝側望云云。致省長電同。

### 致北京電

北京大總統段總理鑒。吾國五年三亂，內訌痛深，國勢杌隳。當此諸歐大戰，吾國閒暇，宜如何及時圖治，理財練兵，募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以圖自立。袁世凱既以帝制私欲，不恤國事，而召民怒用，致覆亡。公等執政以來，國會開議至今，在再計已經年，不聞舉一內政，惟聞府院日爭意見，國會與政府日事軋轉，除力攻孔教以絕教化，敗風俗外，惟爭內外二長一事，上以黨爭，下以亂成，盜賊滿山，四海困絕，杼軸皆空，民轉溝壑。公等與諸政客，無一恤民救國之政策，國民側視，眇眇惡怒已甚。公等尚不旁皇自責，猶假外交以事內爭，豈四萬萬國民付託公等之意耶？甚至美德事起四日，而擅移絕交之牒，外考歐美諸國牒文，無不謹守中立，美雖預絕交，亦無加戰之心。內考國民，無論貴賤，智愚聞絕德之牒，無不痛首疾心。旁皇警告，以為啓釁禍國，無有一人以為然者。惟政客數人密謀之，政府數人密主之，國會數黨人運動助成之。其密使告於諸鎮，則曰：有不得已之隱衷，其大利覬覦於外交，則曰：大借款加關稅，乘機扣德賠款，及收回德租界、鐵路、礦山及諸商業。夫扣德賠款，所得幾何？德商財產，有公法在，加入後，遂可供攫用乎？昔人有白晝攫金於市者，已而為有司所捕，曰：吾但見金不見人也。公等所為何異於是？殆忘德人能



興拜賜之師矣。荷蘭報言。德與日俄將有密約。日政府深主親德。若然則吾開罪於德國。可危亡。借款關稅何時不可商。而危國以易之。慮今所得遠不償失也。若謂藉此爭得國際資格。則必許我賠款盡免。領事裁判權撤銷。租地盡歸。戰後不平之商約盡改。猶或可言。今乃於此尚未敢發言。不能內治自強。但欲議和時得發言權。加入協約。便為頭等國事。同兒戲。豈非無恥而大可笑哉。德國之強否。歐戰將來孰勝孰敗。姑勿預論。惟竭歐洲列強之力。及美日之財械以戰一德。不能得尺寸土地。而法北已失十州。比利時塞維羅馬及亞已滅矣。德人提和議不成。不得已而行此鎖海策。則和議愈速。其為勝耶。則全歐色變。何況我之弱乎。其雖敗耶。然列強和議既成。德艦何難襲我。全球畏德如虎。誰為能我興師。不鑒於高麗乎。雖海牙會議。不敢受其來使。甯有興仁義之師。以助高麗者乎。今患孤立。至時乃真孤立。吾誠不忍聞德艦之砲聲震我境土。至時則主謀者之內。其足食乎。諸主謀者。誰敢任德艦必不報復。若敢任者。聽公所為。否則勿以吾中國。徇公等之黨爭也。即有妄人敢其誰信之。即但聽招工無限。則吾國枉死民命有數千萬。以徇外戰乎。但聽食料無限。則他日物價何難增十百倍。則可召內亂。大利歸於政客。亂亡歸於國民。忍無端自害國民乎。夫外交之道。不必遠引歐美。孔子曰。講信修睦。信睦者。人道之重也。昔士匄伐齊。聞喪而還。春秋之大賢。其不乘人之急也。吾國既亂且弱。無可為立國者。所恃者信義親睦。奉孔子之道。以周旋。猶不失為文明之古國也。今棄信與睦。乘德一日亡。



危而思攫其大利。棄約不信。獲利不義。乘危不仁。附庸不勇。本末俱盡。何以為國。即協約諸國。美使見規。英日報有違言。即今或喜我加入。亦必惡我乘危而攫利。且公等倡人道義。以絕德而先自絕信義之人道。吾亦中國人。竊為中國羞之。大總統於外交。有宣戰講和之權。伏望大總統堅持中立。勿失其職。芝泉總理宜知民怨怒。虛心慮禍。以中國為重。勿聽詭策。勿持成見。勿妄為加入約協之舉。亟罷棄絕德之事。庶人心不失。若以國會通過難於改易。則照法國例。開國民大會。視真民意。為從違。速修內政。以惠吾民。僕為五十年之中國計。為四萬萬之同胞計。故流涕瀝血。竭誠奉聞。望垂察行。否則懸吾目於國門。以視德艦之入也。且以政府諸人而逆全國之怒。禍發蕭牆。未見外利。而見先起內裂也。至時悔不聽僕言。亦晚矣。有為元。







國家圖書館



002551149

